

萬有文庫

第一集簡編五種

王雲五主編

宋元學案

(七)

黃宗羲著

立新竹高級中學圖書館



00010747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編第五百種

總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元學案

(七)

黃宗羲著

國立基本叢書

010747

# 宋元學案

## 卷十九

### 范呂諸儒學案表

范鎮	從子百祿	從孫祖述	
附師：觀直溫	從孫祖禹	別爲華陽學案。	
呂公著	子希哲	別爲榮陽學案。	
	子希績		
	子希純		
	邢居實	別見安定學案。	
李常	黃庭堅	王庭秀	別見龜山學案。
並涑水同調			
韓維		從孫瓘	別見元城學案。
		元孫元吉	別見和靖學案。

宋元學案 七 范呂諸儒學案

從孫璜 別見武夷學案。

王巖叟

並明道同調

呂大防

父賈  
橫渠同調

豐稷

王鄮江樓西  
湖門人

子安常

曾孫誼 別見象山學案。

陳瓘 別爲陳鄴諸儒學案。

李朴 見下君行家學案。

張庭堅

子朴

李潛  
附師劉師正  
清敏同調。

子格

呂好問 別見蔡陽學案。

呂切問 別見蔡陽學案。

龔夬

弟大壯

龔節亨

上官均——子 楷

曾孫 謚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從子 恢

從子 橙

杜純——弟 紘

父彭壽——子 欽高

晁補之

常安民——子 同

李深——子 階

父諱 附弟 魁 子 郁 別見龜山學案。

並元祐之學

范呂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慶歷以後，尚有諸魁儒焉。於學統或未豫，而未嘗不於學術有功者。范蜀公呂申公韓持

國一輩也。呂汲公王彥霖又一輩也。豐相之李君行又一輩也。尙論者其敢忽諸。述范呂諸儒學案。  
梓材案是卷謝山所特立。惟李君行李進祖傳其稿尙存。餘多以史傳參補。

涑水同調

忠文范景仁先生鎮附師臨直溫

范鎮字景仁華陽人。舉進士第一。爲新安主簿。薦試擢館閣校勘。四年當遷。宰相龐籍言鎮有異材。不及於進取。超授直祕閣判吏部南曹。開封府推官。遷起居舍人。知諫院。疏請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陳執中爲相。先生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先生言。今陰陽不和。民困賊熾。執中當任其咎。閭門之細。非所以責宰相。識者躓之。仁宗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中外莫敢言者。先生獨奮曰。天下事尙有大於此者乎。疏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爲白。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先生雖解言職。無歲不申前議。至是入謝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其後韓魏公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判太常寺。論定濮王典禮。改侍讀學士。出知陳州。神宗卽位。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王荊公爲政。變更法令。先生力爭之。不報。卽上疏曰。臣言青苗不見聽。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宜去疏五上。其後指安石用喜怒爲賞罰。疏入。荆公大怒。持其疏至手。願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先生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荆公雖詆之深切。人更以爲榮。旣退。東坡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哲宗立。賜以龍茶。存勞甚渥。累封蜀郡公。卒年八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忠文。先生少

時爲薛公奎招入幕府。與子弟講學。有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與司馬溫公相得。甚驢。議論如出一口。且約生則互爲傳。死則作銘。溫公生爲先生傳。服其勇決。先生復銘溫公墓。平生清白坦夷。遇人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兄繼。卒於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子昉。卒於京師。先生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其身。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少時賦長嘯。卻胡騎。晚使遼。遼人目曰：此長嘯公也。雲濠案先生著有文集。正言樂書。國朝諷對。國朝事始末。東齋記事。凡百餘卷。猶子百祿。從孫祖禹。參史傳。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言北宋宰輔家登學案者。范蜀公家六世八人。蜀公及從子資政百祿。見是卷。從孫正獻祖禹。從曾孫龍圖冲。爲華陽學案。資政後仲獻及從子子孫。該又大治。則華陽後人。見二江學案。共八人。凡六世。

### 附錄

司馬溫公傳家集曰。客有問今世之勇於迂叟者。叟曰。有范景仁者。其爲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眦。髮上指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爲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背畔無異。而景仁獨唱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爲之者。則有矣。然景仁首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隆者。孰若父



子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者能之乎。祿與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舍去。况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卽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

邵氏聞見錄曰。或曰。司馬溫公。范蜀公。同以清德聞天下。其初論新法不便。若出於一人之言。而晚乃出處不同。何也。伯溫曰。熙寧初。溫公蜀公坐言新法。蜀公致其仕。溫公不拜樞密副使。請宮祠者十五年。元豐末。神宗升遐。哲宗宣仁太后首用溫公爲宰相。蜀公既致政於熙寧之初。義不爲元祐起也。此二公出處之不同。其道則同也。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司馬范氏論鍾律。按律止於寸。固不能生尺。度律異物。其用各殊。尺又安能生律也。凡物度數。皆由分寸起。乃自然之數。故宮繫於分。分不繫於宮。黃鍾繫於寸。寸不繫於黃鍾也。謂度量權衡皆生於黃鍾。而以黍起分。劉歆妄說。古無是也。古之制律。自分而九之。以爲宮。自寸而九之。以爲黃鍾。樂或未和。則反之數術。以求其分寸。必得其和而後止。今用千二百黍之管。因其所至。遂以爲律。斷取其三。以爲空徑。其說易至是乎。栗氏爲量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鬴。其髻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聲中黃鍾之宮。考工雖非周官。然歆以前書也。王莽之量左耳爲升。右爲合。侖而重二鈞。其說曰。起於黃鍾之侖。而又謂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亦起於黃鍾之侖。歆之妄說也。其他象類諸說怪妄尤甚。司馬范氏不惟古義是求。而謾謾焉相與論莽歆之制作。終身不已。何哉。

呂公著字晦叔東萊人幼嗜學至忘寢食父文靖公夷簡異之曰此子公輔器也恩補奉禮郎以進士通判潁州郡守歐陽文忠公與爲講學之友後文忠使契丹契丹主問中國學行之士首以先生對判吏部南曹仁宗獎其恬退賜五品服除崇文院檢討同判太常寺壽星觀營其宗神御殿先生言先帝已有三神御而建立不已殆非祀無豐昵之義進知制誥不拜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方議追崇濮王言者多罷先生言陛下卽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緘言者何以風示天下不聽遂乞補外出知蔡州神宗立召爲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司馬溫公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幄先生封還其命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閣門先生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帝諭之曰所以徒光者賴其勸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先生竟解銀臺司熙寧初知開封府二年爲御史中丞時王荊公方行青苗法先生極誣其非荊公怒舉呂惠卿爲御史先生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語荊公荊公益怒誣以惡語出知潁州八年彗星見詔求直言起先生知河陽召還累遷端明殿學士知審官院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先生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先生曰堯舜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己從諫爾帝善其言未幾同知樞密院事奏止肉刑元豐五年以疾丐去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俄永樂城陷帝臨朝嘆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呂公著爲朕言之耳徙揚州加大學士將立太子帝謂輔臣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爲師傅哲宗卽位以侍讀還朝至則上言曰人君初卽位當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日新以底至治者學之力也陳十事曰畏天愛民

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拜尙書左丞門下侍郎。元祐初。拜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與司馬溫公同心輔政。民謠呼鼓舞。咸以爲便。溫公卒。獨當國。除吏皆一時之選。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氏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新經義以干進。精熟者轉上第。故科舉益弊。先王始令禁主司。毋以老莊書出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復賢良方正科。帝宴近臣於資善堂。出所書唐人詩分賜。先生乃集所講書要語。明白切於治道者。凡百篇進之。以備聖學之助。三年四月。懇辭位。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先生與文靖居其二。卒年七十二。帝極悲感。親臨賜奠。贈太師。申國公。諡曰正獻。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紹聖初。章惇爲相。削贈諡。毀碑。蔡京擅政。入先生黨籍。紹興初。悉還贈諡。先生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靜。識慮深敏。量闊而學粹。不以私利害動其心。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始與王荆公善。荆公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卽廢然而反。所謂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見之。後荆公得志。意其必助己。而先生數列其過失。以故交情不終。於講說尤精。語約而理盡。司馬溫公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己語爲煩。其爲名流所敬如此。子希哲希純。參史傳。

梓材誦案謝山劄記。呂正獻公案。登學案者七世十七人。考正獻子希哲希純。爲安定門人。而希哲

自爲蔡陽學案。蔡陽子切問。亦見學案。又和問廣問。及從子禮中堅中淵中。別見和靖學案。蔡陽孫

本中及從子大器大倫大猷大同。爲紫微學案。紫微之從孫祖謙祖儉祖泰。又別爲東萊學案。共十

七人凡七世。然榮陽長子好問與弟切問。歷從當世賢士大夫遊。以啟蒙微。不能不爲之立傳也。

附錄

呂氏家塾廣記曰。正獻公每事持重近厚。然去就之際。極於介潔。其在朝廷。小不合。便脫然無留意。故歷事四朝。無一年不自列求去。

梓材匯案此條與文靖公尹京時一條。尙書公爲國領監司一條。乃榮陽所記東萊輯官錄述之。非卽東萊之說也。黃氏學案補本。徑入東萊學案。誤矣。

呂紫微童蒙訓曰。正獻公爲樞副。年六十餘矣。嘗問太僕寺丞吳傳正安詩已之所宜修。傳正曰。無敵精神於蹇淺。榮陽公以爲傳正之對。不中正獻之病。正獻清淨不作。爲病於太簡也。本中思之。傳正公所獎進。年才三十餘。而公猶相講究切磋。後來所無也。不必問其答之當否。又曰。正獻公每時節。必問諸生有無進益。

梓材匯案童蒙訓之自溯家學者。各爲分別。榮陽學案做此。

龍學李公擇先生常

李常字公擇。建昌人。少讀書廬山白石僧舍。旣擢第。留所鈔書九千卷。名舍曰李氏山房。調江州判官。宣州觀察推官。發運使楊佐將薦改秩。先生推其友劉琦佐曰。世無此風久矣。并薦之。熙寧初。爲祕閣校理。王荊公與之善。以爲三司條例檢詳官。改右正言。知諫院。荊公立新法。先生預議。不欲青苗收息。至是疏言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傳會經義。人且大駭。荊公遣所親密諭意。先生

不爲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神宗詰荆公，荆公請令先生具官吏主名。先生以非諫官體，落校理，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州。徙湖齊二州。齊多盜，先生得黠盜，刺爲兵，半歲間，誅七百人。姦無所匿。徙淮南西路提刑。元豐六年，召爲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哲宗立，改吏部。進戶部尚書，或疑其少幹局，慮不勝任，質於司馬溫公。溫公曰：用常主邦計，則人知朝廷不急於征利，聚斂少息矣。先生轉對上七事，曰：崇廉恥，存貢舉，別守宰，去臧貪，慎疑獄，擇師儒，修役法，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論取士，請分詩賦經義爲兩科，以盡所長。諫官劉安世以吳處厚繳蔡確詩爲謗，論因力攻確。先生上疏論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安世併劾先生。徙兵部尚書，辭不拜。出知鄧州。徙成都，行次陝，暴卒。年六十四。有文集奏議六十卷，詩傳十卷，元祐會計錄三十卷。先生長孫莘老，覺一歲始與覺齊名，俱受知於呂正獻公。其論議趣舍大略相同。所終官職又同。其死先後一夕云。參史傳。

附錄

呂榮陽曰：李公擇有樂正子之好善。

呂紫微曰：李公擇尚書嘗與榮陽公諸賢講論，行己須先誠實，只如書帖言語之類，不情謬敬，盡須削去。如未嘗瞻仰而言瞻仰，未嘗懷渴而言懷渴，須盡去之，以立其誠。

又曰：李公擇每令子婦諸女侍側，爲說孟子大義。

明道同調

少師韓持國先生維

韓維字持國。穎昌人。忠憲公億第五子。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閉門不仕。宰相薦其好古嗜學。安於靜退。召試學士院。辭不就。富鄭公辟河東幕府。史館修撰歐陽堯公薦爲檢討。知太常禮院禮官。議給享東向位不行。乞罷禮院。以祕閣校理通判涇州。神宗封淮陽郡王。穎王先生爲記室參軍。嘗與論天下事。語及功名。先生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王拱手稱善。時爲王擇妃。先生上疏曰。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今卜族授室。宜歷選勳望之家。謹擇淑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遷起居注。侍邇英殿。英宗初免喪。簡默不言。先生疏邇英爲陛下燕閒之所。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經則史。可以博咨訪之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今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臣請執筆以俟。進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御史呂誨等以濮議得罪。先生疏救。不從。遂闔門待罪。穎王爲皇太子。兼右庶子。神宗卽位。除龍圖閣直學士。論御史中丞王陶罷職事不行。求去。知汝州。數月。召兼侍講。判太常寺。熙寧二年。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明年爲御史中丞。以兄獻肅絳在樞府。力辭。王荆公亦慙其言。保甲事復使爲開封府。穀下清肅。時吳充爲三司使。帝曰。維先以文學進。及任顯劇。而皆稱職。可謂得人矣。兼侍讀學士。充羣牧使。孔文仲對策入等。以切直罷歸。先生言陛下毋謂文仲爲一賤士。黜之何損。臣恐忠良結舌。阿諛苟合者。將窺隙而進。爲禍不細。荆公益惡之。先生以言不用。請郡。帝曰。當留以輔政。對曰。使臣言得行。賢於富貴。若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遂出知襄州。改許州。七年。召爲學士承旨。時天久不雨。先生言畿內諸縣督索青苗錢甚急。往往鞭撻取足。旱災之際。重罹此苦。上感悟。卽命先生草詔求直言。詔出。是日乃雨。王荆公罷。會絳入相。加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復知許州。帝幸舊

邸進資政殿學士。曾子固當制。稱其純明亮直。帝令改命詞。先生知帝意。請提舉嵩山崇福宮。帝崩。起知陳州。未行。召兼侍讀。加大學士。執政欲廢王氏新經義。先生以當與先儒之說並行。論者服其平。拜門下侍郎。處東省。踰年。有忌之者。密爲譏愬。詔分司南京。尚書右司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竊爲朝廷惜。乃還大學士。知鄧州。兄絳爲之請。改汝州。久之。以太子少傅致仕。轉少師。紹聖中。入元祐黨籍。降左朝議大夫。再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安置。諸子乞納官爵。聽父里居。許之。元符初。復左朝議大夫。是歲卒。年八十二。徽宗初。追復舊官。所著有南陽集三十卷。雲濼案先生嘗封南陽郡公。故以名集。○

參史傳

附錄

程伊川上先生求撰明道墓誌曰。家兄學術才行。爲世所重。自朝廷至於草野。相知何啻千數。然念相知者雖多。也能知其道者。則鮮矣。有文者亦衆也。而其文足以發明其志意。形容其德義者。則鮮矣。能言者非少也。而名尊德重。足以取信於人者。則鮮矣。願竊謂智足以知其道義。文足以彰其才德。言足以取信後世。莫如閣下。

雲濼謹案先生誌明道墓。言予方守穎昌。遂得從先生遊。先生不以老耄鄙我。周旋教責。所以爲益甚厚云。

梓材謹案先生從孫德全。環爲元城門人。叔夏瑛爲武夷門人。元孫无咎。元吉爲和靖門人。小東萊呂氏。卽无咎之壻。而无咎之子澗。又爲清江門人。故謝山子叔夏傳云。北宋公相家之盛。莫如呂氏。

## 恭簡王彥霖先生巖叟

王巖叟字彥霖。大名清平人。仁宗初。置明經科。先生年十八。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調樂城簿。涇州推官。聞弟喪。棄官歸養。熙寧中。韓魏公留守北京。辟爲屬。韓獻肅絳代魏公。復欲留用。先生謝曰。巖叟魏公之客。不願出他門也。士君子稱之。後知安喜縣。有治聲。定守呂正獻公著歎曰。此古良吏也。有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先生。而未及識。或謂可一往見。先生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哲宗立。用劉忠肅摯薦爲監察御史。極陳時事之弊。是時下詔求疾苦。先生言役錢斂法太重。願復差法。如嘉祐元祐初。遷左司諫。蔡確以定策自居。先生劾之。言陛下之立。以子繼父。百王不易之道。且太皇太后先定於中。而確敢貪天之功。並劾章惇譏賊狼戾。罔上蔽明。由是二人相繼退斥。兼權給事中。時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時望者。先生卽繳錄黃。旣而命不由門下省出。先生請對言之益切。遷侍御史。坐乞還。張舜民職任事。改起居舍人。不拜。以直集賢院知齊州。明年復以起居舍人召。侍邇英講讀。仁宗知人事。先生曰。人主常欲虛心平意。無所偏係。觀事以理。則事之是非。人之邪正。自然可見。又申洪範三德之義。上疏風諫。一日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不知何以消日。哲宗曰。看文字。曰。陛下以讀書爲樂。天下幸甚。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絕它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願陛下特留聖意。哲宗頷之。進權吏部侍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請築定遠。據要害。以扼西夏。定遠遂城。拜中書舍人。權知開封府。奸猾斂跡。慈聖之族。曹氏隸韓絢。與同隸訟。事連其主。就逮。先生言部曲相訟。不當論其主。今不



惟長告訐之風。且傷孝治。詔竄絢而絕其獄。元祐六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入謝太皇太后。少進而西。奏哲宗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又進曰。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乃深誤陛下也。此不可不察。哲宗選后既定。太皇太后曰。帝得賢后。有內助功。先生對曰。內助雖后事。其正家須在皇帝。聖人言正家而天下定。當慎之於始。太皇太后以是語哲宗者。再先生退。取歷代后事可爲法者。類爲中宮懿範上之。宰相劉忠肅。擊右丞蘇文定。轍以人言求避位。先生曰。元祐之初。排斥姦邪。緝熙聖治。擊與轍之功居多。願深察譏毀之意。無輕其去就。兩宮然之後。忠肅竟爲御史。鄭雍所擊。先生連疏論救。忠肅去位。御史遂指爲黨。罷爲端明殿學士。知鄭州。明年徙河陽。數月卒。年五十一。贈左正議大夫。紹聖初。坐元祐黨籍。追貶雷州別駕。爲文語省理該。深得制誥體。有易詩春秋傳行世。參史傳。

附錄

朱子伊洛淵源錄曰。王端明彥霖。元祐中爲臺諫官。登政府。正直不撓。當世稱之。墓碑本傳。紀其行事甚詳。然不及其學問源流也。惟遺書前篇有其答問。而其集中亦有記先生語數條。又祭明道文。有聞道于先生之語。及伊川造朝。亦有兩疏。推挽甚力。蓋知尊先生者。然恐其未必在弟子之列也。

橫渠同調

正愍呂微仲先生大防父贊

呂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太常博士通孫。父贊。比部郎中。祖葬京兆藍田。遂家焉。由進士及第。調馮翊主簿。永壽令。遷著作佐郎。知青城縣。韓獻肅絳。鑄蜀。稱其有王佐才。入權鹽鐵判官。英宗卽位。除監察御

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未厭四方之望。京師大水。先生曰。雨水之患。至入宮城廡舍。殺人害物。此陰陽之沴也。卽陳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遼夏連謀。盜賊恣行。羣情失職。刑罰失平。會執政議。漢王典禮。先生言宜以至公大義。厭服天下。不得顧私恩。而違公義。章數十上。出知休寧縣。神宗立。通判淄州。熙寧初。知泗州。爲河北轉運副使。召直舍人院。韓獻肅宣撫陝西。命爲判官。又兼河東宣撫判官。除知制誥。四年。知延州。會環慶兵亂。宣撫坐黜。先生亦落知制誥。以太常博士知臨江軍。數月。徙知華州。華嶽摧。先生援經質史。以驗時事。除龍圖閣待制。知秦州。元豐初。徙永興。時用兵西夏。調度百出。有不便者。輒上開務。在寬民及兵罷。民力比他路爲饒。進直學士。居數年。知成都府。哲宗卽位。召爲翰林學士。遷吏部尙書。元祐初。拜尙書右丞。進中書侍郎。封汲郡公。呂正獻告老。超拜先生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修神宗實錄。先生見哲宗年益壯。日以進學爲急。請敕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寘於坐右。又撫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以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謂此蓋祖宗家法。先生因推廣祖宗家法。自事親治內。以至寬仁示儉。累數百言。哲宗甚然之。先生樸厚恣直。不植黨朋。與范忠宣並相王室。立朝挺挺。百官不敢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聲譽。凡八年。始終如一。懇乞避位。宣仁后曰。上方富於春秋。公未可卽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未果。而后崩。爲山陵使。復命以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知穎昌府。尋改永興軍。紹聖初。以言者落職。知隨州。貶祕書監分司南京。居郢州。言者又以修神宗實錄直書其事爲誣詆。徙安州。兄晉伯自渭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

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樸直。爲人所賣。三二年可復相見也。晉伯澁其語於章惇。惇懼。繩之愈力。再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疾作。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卒年七十一。晉伯請歸葬。許之。後復故官職。贈太師宣國公。諡正愍。先生身長七尺。眉目秀發。聲音如鐘。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游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神宗常目送之。與晉伯及弟與叔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昏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云。參史傳。

王樓門人

清敏豐相之先生稷

豐稷字相之。鄆縣人。舉進士爲穀城令。以廉明稱。從安撫使高麗。海中大風。橋折。舟幾覆。衆惶擾。莫知所爲。先生神色自若。齋嘆曰。豐君未易量也。知封邱縣。神宗召對。問卿昔在海中。遭風波。何以不畏。對曰。巨浸連天。風濤固其常耳。憑仗威靈。尙何畏。帝悅。擢監察御史。章惇請託。無所移撓。出知陳州。累遷殿中侍御史。上疏。哲宗曰。陛下明足以察萬物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願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鑑。除右司諫。揭荆二王爲天子叔父。尊寵莫並。密令蜀道織錦茵。先生於正衝論曰。二聖以儉先天下。而宗王僭侈。官吏奉承。皆宜糾正。既退。御史趙夙謂曰。聞君言。使夙汗流浹背。旣爲祭酒。車駕幸太學。命講書無逸篇。賜四品服。除刑部侍郎。兼侍講。旋以集賢院學士知穎州。江寧府。拜吏部侍郎。又出知河南府。加龍圖閣待制。章惇欲困以道路。連歲亟徙六州。徽宗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今日必有高論。先生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

姦狀。既而陳瓊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動。先生語陳師錫等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擊之不已。京遂去。翰林又乞辨宣仁誣謗之禍。時宦官漸盛。先生懷唐書仇士良傳。讀於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諭。先生爲若不聞者。讀畢乃止。曾布由內侍進。將拜相。先生約其僚共論之。俄轉工部尚書兼侍讀。布遂相。先生謝表。有佞臣之語。帝問爲誰。對曰。曾布也。陛下斥之外郡。則天下事定矣。改禮部。先生盡言守正。帝待之厚。將處之尚書左丞。而積忤貴近。不得留。竟以樞密直學士守越。蔡京得政。修故怨。貶海州團練副使。道州別駕。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稍復朝請。郎卒年七十五。建炎中。追復學士。諡曰清敏。初。文潞公嘗品先生爲人。似趙清獻。及賜諡。皆以清得名。先生三任言責。每草疏。必密室。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棄。未嘗以時政語人所薦士。如張庭堅。馬涓。陳瓘。陳師錫。鄒浩。蔡肇。皆知名當世云。參史傳。

孟子注

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殺之而不怨節。

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不能三年之喪節。

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蠶者。蠶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蠶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

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途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高子曰禹之聲章。

附錄

中丞胡簡修公宗愈侍御史王明叟觀薦公復爲殿中侍御史。蘇子由當制。有曰有德者必有言。爾頃爲御史。直諒不私人。以爲公論。

國子監西門稍僻。間有潛出者。皆由於此。前是長武杜關以防。猶不能止。及公爲祭酒。命關門。撤去詞伺。而士莫能出。呂丞相大防聞之。嘆曰。士可以德服。不可以法制。如豐相之可謂以德服人也。

公天性嗜學。逮老不衰。方在朝廷。退朝還第。與在藩屏。公事餘閒。每燕坐一靜室。前後書史。終日觀閱。所至唯以書籍自隨。衣衾之外。他無一物。年方強仕。喪其夫人。遂不復娶。不蓄妾媵。膳食或進重品。輒命撤去。卒前一月。預戒後事。將易簀。猶與陳瑩中語如平日。以上清敏遺事。

呂紫微曰。豐公相之清節自守。一意直道。而未嘗絕物。與滎陽公同在經筵。有女之喪。嘗問之曰。以公定力如此。定無過戚相之云。正爲未能如此。

朱子序清敏遺事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其詞約而旨微矣。而孟子論其所取之意。乃直以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者言之。非其深造默識。有以得乎聖人之心。孰能知其所說之如此。而有志之士。欲有爲於此世者。又豈可以不察乎此。而先立其本哉。然自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

不知用心於內。以立其本。而徒恃其氣意才力之盛。以能有爲於世者。蓋亦多矣。彼其見聞之博。詞氣之美。論議之偉。節概之高。一時之間。從其外而觀之。豈不誠有以過人者。然探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待其歸。求其充然。有以慰滿於人心。而無一瑕之可指者。則什伯之中。未見其可以一二數也。嗚呼。若公者。其真所謂有本者歟。觀其平居暇日。所以治心養氣。而修諸身者。蓋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志。是以爲子則孝。爲吏則廉。進而立乎本朝。則上自宗廟。以及人主之身。內自禁掖。近幸之私。而外及乎朝廷。卿相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有當時法家拂士所爲。低回遷就。而詭詞以幸濟者。公獨正色誦言。無少顧避。退未嘗以語乎家。而其計慮之明。諫說之切。所以不諧於時。而卒驗於後者。乃反因深文巧詆之筆。而後顯。及其出而賦政於外。退處於鄉。以至流放。轉徙於荒寒寂寞之濱。而遂奄然以沒其世。則其所以處乎巨細顯微之間者。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毫之歎。是非所謂源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邪。

袁絮齋記清敏祠堂曰。嘗誦公之詩。有曰。日往月來。無成期。好把心源蚤夜思。而後知公之所以特立者。原乎是心而已。大哉心乎。天地同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亦可以與天地相似。

又曰。公之踐履。非有意爲之也。真積力久。德盛仁熟。自頂至踵。全體精明。循而行之。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蓋有本者如是。無本於中。襲取於外。雖有小善的然可觀。豈能日進無疆。老而彌篤哉。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詩言志。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包孝肅之志也。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豐清敏之志也。

清敏同調

宗學李君行先生潛附師劉師正

李潛字君行。虔之興國人也。年二十餘。有安退處士劉師正者。善解春秋。先生從之學。後於楚州見之。問曰。足下久居此。何所需。先生對曰。大人令去。應舉待及第後歸。今次以期服礙。卻欲且就此處修學。以待來科。安退笑曰。誤矣。夫不可得而久者。在父母之左右也。何待。先生瞿然竟歸。安退因爲先生言今之爲學者。皆非所以爲學。先生遂有省。自是篤行自守。不交當世。治平中。成進士。年五十餘。監泗州僧伽塔。人弗知也。范純禮爲發運使。始深知之。力薦於朝。除太學博士。校書郎。紹聖中。力求去。知蘄州。遂請老。其學簡而易明。以行己爲本。不以空言讀書專以經書論語孟子爲正。舍此皆非所取。嘗言經書論孟如稱。所以稱量衆說。其輕重等者正也。不等者不正也。嘗自虔州入京。至泗州。其子弟請先往。先生問故。曰。科場期近。欲先至京。得寄貫開封戶籍。先生不許。曰。汝虔人而貫汴。欲求事君。而先欺君。不可行也。元祐末。羣賢咸在朝。而先生安靜自守。羣賢亦以其不附己。不甚引之。趙君錫薦御史。訪士於呂希哲。以楊應之與先生告。君錫不能用。反薦楊畏。畏竟叛入邪黨。希哲嘆曰。使楊李爲臺官。安有此乎。蘇文定轍罷知汝州。先生歸往見之。輿論當世事太息。以爲知先生晚。元符庚辰。諸公旣皆還朝。先生亦驛召。賜對。管句宗學。比國子司業。蓋有陰阻之。恐在要地者。伊川聞之。謂學者曰。君行何以復出。學者對曰。司業承朝廷美意。不得不出。然卽歸矣。先生旣至京。果引疾。不久歸。呂好問兄弟以其父希哲之命。嚴事之。嘗曰。今衆人所作事。皆非楊十七丈應之及李丈所爲也。子朴格。

李先生說呂紫微居仁述

學問以去利欲爲本。利欲去則誠心存。

每日只多讀易詩書春秋論語孝經。閒讀孟子。

讀書不要看別人解。看聖人之言易曉。看別人解則愈惑。

郊社不修。宗廟不享。歷觀諸書。皆以郊對社。郊以祭天。社以祭地。南郊北郊五帝之類。皆出于周禮。聖人書中不見。

嚴父配天之禮。蓋始自周公。若自古有之。孔子何以言周公其人也。

列爵爲五分。土爲三。蓋至周始定。若夏商以前俱如此。則尙書爲妄矣。

學聖人者。但自用意經書。中心既有所主。則散看諸書。方圓輕重。皆爲規矩權衡所正。

史書尙可。最是莊老。大段害道。

七世之廟。見尙書。其他言廟數不同者。皆無取。

昊天有成命。是合祭無疑。

元祐之學

諫議龔先生夫

龔夫字彥和。瀛洲人。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上殿抗疏。辨忠邪。又乞正元祐后冊位號。已而元祐后冊再廢。言者論先生首尾建言。詔削籍。編管房州。徙象州化州。逢赦得歸。政和元年卒。紹興中。累贈右諫議大夫。參史傳。



附錄

呂紫微曰：龔彥和貶化州，徒步徑往，以扇乞錢。

待制上官先生均

上官均字彥衡，邵武人。熙寧三年進士第二，除監察御史裏行。上疏忤蔡確，謫宰光澤。哲宗立，擢開封府推官。元祐初，復爲御史，論青苗以爲有惠民之名，無惠民之實，累改提點河北東路刑獄。紹聖初，召拜右正言，遷工部員外郎，累知越州。徽宗立，入爲祕書少監，累知永興軍，徙襄州。崇寧初，與元祐黨籍奪職，主管崇禧觀。政和中，復集賢院修撰，提舉洞霄宮。久之，復龍圖閣待制，致仕卒。參史傳

侍郎杜先生純父彭壽

杜純字孝錫，鄆城人。父彭壽，尚書虞部郎中，以文學政事顯。先生以蔭爲郊社齋郎，未冠知彊學，尚義理，不妄笑言，有成人之操。兩預鄉書，卽舍之。調蔡氏主簿。元祐元年，詔舉直言士，樞密范公門下韓公與尚書王存、孫永皆薦其才，任諫諍。時已擢河北轉運判官矣，累爲鴻臚卿、光祿卿，擢權兵部侍郎。以集賢院學士提舉崇福宮，改修撰。卒年六十有四。所爲詩文奏議二十卷，爲人忠恕不欺。學問以誠身爲本，嘗曰：士常不忘在溝壑，則事無不可立。好易中庸，能釋其義。至浮屠老莊，皆探索微妙，曰：與吾學同出也。與晁補之之父厚，而補之爲之婿。參晁濟北雜助集

梓材謹案：宋史本傳，謂先生以伯父蔭入官，累擢侍御史。言者詆其不由科第，改右司。又案晁濟北爲先生子，進士寬伯墓志云：補之十歲餘時，先君爲補之言，宜德君君子也。若人乃可事之。蓋先生

時爲宣德郎評定官制所檢討官云。

### 諫議常先生安民

常安民字希古，邳州人。紹聖初，拜監察御史，疏論蔡京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去之。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先生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會布章惇比而排之，董敦逸再爲御史，亦奏之。出監滁州酒稅，滿三歲，通判温州。徽宗立，提點永興軍路刑獄。蔡京用事，入黨籍，流落二十年。政和末卒。建炎四年，贈諫議大夫。參史傳。

梓材謹案：時二蔡爲元祐黨籍刻石，召石工安民至，則乞不刻安民，鑄字于碑，恐後世併以爲罪。安民，長安人，邵氏聞見錄誤以爲常安民。倪文正跋黨籍碑云：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在，蓋亦聞此誤也。

### 朝散李先生深父諱附弟勉

李深字叔平，光澤人。父諱以進，士官至太常博士。陳了翁稱其真率樂易，有古人風。先生第熙寧九年進士，爲敕令所詳檢役法文字，因與蔡京章惇廷爭，奪一官已而敘復元官。遷朝散郎，以言事罷官。崇寧中，安置復州，入元祐黨籍。有杭州集二卷，弟勉字安道，元祐進士，知尤溪順昌縣，素負氣節，多忤於時，遂謝事休致，亦入黨籍。參姓譜。

范氏家學

資政范先生百祿附子祖述

范百祿字子功。忠文兄。錯之子也。第進士。又舉才識兼茂科。歷知諫院。論手實法曰。造簿手實。許令告匿。戶令雖有手實之文。而未嘗行。蓋謂使人自占。必不以實告。而明許告許。人將爲仇。則禮義廉恥之風衰矣。轉起居郎。哲宗立。司馬溫公復差役法。患吏受賕。欲加流配。先生固爭曰。民今日執事。受謝於人。明日罷役。則以財賂人。苟繩以重典。黥面赭衣。必將充塞道路。溫公悟曰。微君言。吾不悉也。遂已。累拜中書侍郎。郊祀議合祭天地。禮官以昊天有成命爲言。先生曰。此三代之禮。奈何復欲合祭乎。成命之頌。祀天祭地。均歌此詩。亦如春夏祈穀而歌噫嘻。亦豈爲一祭哉。爭久不決。質於帝前。宰相曰。百祿之言。禮經也。今日之用。權制也。陛下始郊見。宜以並事天地爲恭。於是合祭。右僕射蘇頌坐稽留除書免。先生以同省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徙河陽河南。卒年六十五。贈銀青光祿大夫。所著詩傳文集內外制奏議凡八十卷。入元祐黨籍。子祖述。監潁州酒稅。攝獄掾。閱具獄。活兩死囚。州人以爲神。知鞏縣。鞏南山導水入洛。縣無水患。文潞公稱其能以。先生墮黨籍。監中嶽廟。久之。靖康多難。避地至汝州。守趙子樸邀共守汝。城得全。官終朝議大夫。參史傳。

正獻范華陽先生祖禹別爲華陽學案。

呂氏家學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別爲榮陽學案。

庶官呂先生希績

呂希績字紀常。申公次子。與兄希哲弟希純。皆師事康節。故伯溫與之游甚厚。嘗以庶官入元祐黨籍。紹聖四年。光州居住。參都兵聞見錄。

待制呂先生希純

呂希純字子進。正獻三子。登第爲太常博士。元祐祀明堂。將用皇祐故事。並饗天地百神。皆以祖宗配。先生言皇祐之禮。事不經見。嘉祐旣已釐正。至元豐中。但以英宗配上帝。悉罷從祀羣神。得嚴父之義。請循其式。從之。累遷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內侍梁從政。劉惟簡。除內省押班。先生以初政錄二人。無以示天下。持不行。由是閣寺側目。或於庭中指示曰。此繳還二押班詞頭者也。章惇相。出知亳州。諫官張商英。劾徙睦州歸州。建中靖國初。召爲待制。知瀛州。俄改穎州。入崇寧黨籍。卒年六十。參史傳。

附錄

呂紫微曰。元符末。叔祖待制。坐元祐黨人。貶道州。未至。先遣人賃屋兩間。時公挈家往。旣至。屋陋窄甚。更益一間。以公狀申郡守。不敢往見。時上皇卽位。已議褒用。韓原伯川先貶道州。公以俱在謫籍。不敢相見。已而俱復官。內徙。原伯先受命來見。公亦不敢與先見。以爲未受復官命也。前輩慎事如此。又曰。待制叔祖。都不說夢云。旣妄也。何用說爲。

呂氏門人

邢先生居實別見安定學案。

公擇門人

文節黃涪翁先生庭堅

黃庭堅字魯直分寧人幼警悟讀書數過輒成誦舅李公擇過其家取架上書問之無不通驚以爲一日千里舉進士調葉縣尉文潞公才之留任教授北京國子監累遷起居舍人蘇文忠東坡見其詩文以爲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由是聲名始震先生亦心契東坡與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並遊東坡之門天下稱爲蘇門四學士先生性篤孝母病彌年晝夜視顏色衣不解帶及亡廬墓下哀毀得疾幾殆除服爲祕書丞提點明道宮兼國史編修官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州初先生預修神宗實錄章惇蔡卞等論實錄多誣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問摘證驗無據者三十二事先生書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真兒戲耳聞者壯之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以親嫌移戎州蜀士慕從之遊講學不倦凡經指授下筆皆可觀徽宗立起監鄂州稅改知舒州旋以吏部員外郎召皆辭丐郡得知太平州至之九日罷主管玉龍觀先生嘗與趙挺之有隙陳舉承挺之風旨上其所作荆南承天院記指爲幸災復除名羈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聞命而卒年六十一諡文節先生學問文章天成性得尤長於詩陳師道謂其詩得法杜甫又云學甫而不爲者善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常時人士以先生配東坡故蘇黃並稱東坡爲侍從時舉先生自代其詞有瑰瑋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語先生嘗游灩澦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勝遂自號山谷道人云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雖稱蘇門學士然考其學行實本之李公擇故著錄于此又案先生嘗受學于范曄

歸見謝山所作正獻本傳。

附錄

汪玉山跋山谷帖曰。山谷詩示張氏子曰。莫學今時新進士。談說性命如懸河。蓋當時學者之弊。劉剛中間黃魯直如何人。朱子曰。孝友行。瑰瑋文。篤謹人也。觀其贊周茂叔。光風霽月。非殺有學問。不能見此四字。非殺有功夫。亦不能說出此四字。

豐氏家學

學正豐先生安常

豐安常清敏長子。以儒行名太學。魁南宮。再任太學正。年未三十而卒。參清敏遺事。

豐氏門人王樓再傳

忠肅陳了齋先生瓘別爲陳鄴諸儒學案。

祕監李章貢先生朴見下君行家學。

正言張先生庭堅

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繇進士調成都觀察推官。歷判漢州。入爲樞密院編修文字。坐折簡別鄒浩免。徽宗召對。除著作佐郎。擢右正言。帝方銳意圖治。先生與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皆在諫列。一時翕然稱得人。先生在職踰月。數上封事。請復司馬光贈典。以悅人心。召還陳瓘言職。以慰士論。又士大夫多以繼志述事勸。臣恐假名繼述。而實自肆焉。論甚深切。是時議者往往指元祐舊臣在廷者太多。先

生爲帝言司馬光呂公著之賢。又薦蘇軾蘇轍可用。頗忤旨。曾布因稱其所論不常。帝命徙爲郎。俄出爲京東轉運使判官。任伯雨言先生立身有本末。不應罷言職。先生亦辭新命。改知汝州。又送吏部。伯雨復爭之。乞以先生章付外。考其所言。毋使言者爲三省所脅。李清臣從而擠之。改判陳州。初蔡京守蜀。先生在幕府。與相好。及京還朝。欲引以爲己用。先命鄉人諭意。先生不肯往。京大恨。後遂列諸黨籍。編管虢州。再徙鼎州象州。久之復故官。卒年五十七。紹興初。詔贈直徽猷閣。參史傳

附錄

呂紫微曰。張才叔專務以直道進退。不求苟得。

又曰。張才叔貶象州。所居屋才一間。以箔隔之。家人處箔內。才叔處箔外。上漏下溼。躡履端坐。了無厭色。鄒志完嘗稱曰。是天地間和氣薰蒸所成。欲往相近。先覺和氣襲人。才叔蓋師法豐公相之君行家學。

祕監李章貢先生朴

李朴字先之。君行子。登紹聖進士第。調臨江軍司法參軍。移西京國子監教授。程伊川獨器許之。移虔州教授。嘗言隆祐太后不當廢處瑤華宮事。有詔推鞠。忌者欲擠之死。先生泰然無懼色。旋追官勒停。會赦。除汀州司戶。徽宗立。翰林承旨范彝叟謂先生曰。某事不便於國。某事不便於民。先生曰。承旨知而不言。無父風也。彝叟泣下。陳了翁薦先生召對。首言熙寧元豐以來。政體屢變。始出一二大臣所學不同。後乃更執圓方。互相排擊。失今不治。必至不可勝救。又言今士大夫之學。不求諸己。而惟王氏之聽。敗壞心術。

莫大於此。願詔勿以王氏爲拘。則英材輩出矣。蔡京惡其鯁直。復以爲虔州教授。噉言者論先生爲元祐學術。不當領師儒。罷爲肇慶府四會令。改承事郎。知臨江軍清江縣。廣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欽宗在東宮。聞其名。及卽位。除著作郎。半歲。遷至國子祭酒。以疾不能至。高宗立。除祕書監。趣召未至而卒。年六十五。贈寶文閣待制。先生嘗自誌其墓曰。以天爲心。以道爲體。以時爲用。其可已矣。蓋敍其平生云。有章貢集二十卷。行于世。參史傳。

梓材謹案。直齋書錄解題。章貢集三十卷。且言先生教授西京國子監。伊川與之甚厚。然謂其太直。以洛中風波爲戒。先生笑曰。不意此言發于先生之口。伊川爲之改容愧謝。其風節可畏。伊洛淵源錄。程門四十二人。先生與焉。謝山于陳郡諸儒學案。有云。四明五先生講學。一傳而豐氏。再傳而得了翁。先之二人。是先生又爲豐氏門人。豐清敏遺事一卷。卽先生所輯。題曰門人章貢李朴編次。雲濠謹案。伊洛淵源錄云。李先之。轅上人。爲西京學官。因受學焉。呂氏雜誌云。李先之。周恭叔。皆從程先生學問。而學蘇公文辭。以文之。世多譏之者。

### 縣令李先生格

李格。君行次子。篤行。頗肖其父。兼工文詞。紹興中。知上元縣。早卒。君行門人。

### 右丞呂先生好問

縣令呂先生切問。並見榮陽學案。



龔氏家學

龔先生大壯

龔大壯，彥和弟。彥和僉判瀛州，與之同行。先生尤特立不羣。曾子宣帥瀛，欲見不可得。一日徑過彥和，邀其出，不可辭也。遂相見，卽爲置酒。從容終日。子宣詩云：自慚太守非何武，得向河間見兩龔。呂紫微曰：近日貴人如子宣之下士，亦難及也。彥和爲御史，先生力勸其早求罷。彥和遂去。先生不幸早卒。

龔先生節亨

龔節亨，字彥承，呂紫微故人也。嘗爲紫微言後生當官，其使令人無乞丐錢物處，卽此職事可爲。有乞丐錢物處，則此職事不可爲。蓋言有乞丐錢物處，多啗主人以利，或致嫌疑也。從黃氏補本錄入。

粹材謹案：先生名字與諫議類，蓋其兄弟行也。前傳本謝山所節呂氏童蒙訓，此則以黃氏補錄童蒙訓爲之傳云。

上官家學

知州上官先生愔

上官愔，字仲雍，彥衡季子。政和二年進士，官吏部員外郎，出知南劍州。以剛介著政聲，有尙書小傳論語

孟子略解及史統史旨參註譜

中大夫上官先生恢

上官恢，字闕中，彥衡從子。元豐八年進士，胡文定以先生與楊龜山並薦，官至中大夫。同上。

縣丞上官先生楨

上官楨字正平，彥衡再從子。幼孤，從彥衡學。元豐八年，與閔中同登進士。官永城縣丞，廉正明決。目上杜氏家學。

侍郎杜先生紘

杜紘字君章，鄆城人。修撰純之弟。少穎邁，知自強于學問。一上中進士第，調深州司法參軍，累官刑部侍郎。改差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公事，感疾卒。先生性至孝，與修撰俱知名，謂之二杜。事修撰加于人數等，修撰訃至時，在汶上，曰：兄教我成我，今亡不得臨，死不瞑矣。好讀書，雖老不倦，尤長于禮經。好檀弓文，有文集三十卷，奏議十卷，易說數十篇。參雞助集

進士杜先生欽高

杜欽高字寬伯，修撰子。第進士，讀書能知其意，爲言語皆質直。卒年十九，孝弟人也。同上。

杜氏門人

知州晁濟北先生補之，別見蘇氏蜀學略。

常氏家學

知州常先生同

常同字子正，臨邛人。元祐黨人，安民子。政和進士，紹興初，知柳州，召還，首論朋黨之禍，除殿中侍御史，金使入見，先生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累遷御史中丞，後以顯謨閣學士。

知湖州請祠卒參史傳

朝散家學

承事李先生階

李階字進祖元祐黨人深之子西山先生郁之兄也崇寧二年南省第一特奏名安忱者惇之弟也對策言使黨人之子魁南宮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先生出身而賜忱第四年赦黨人子弟復官建炎元年攝臨安府比校務叛卒陳通作亂先生死之詔贈右承事郎

機宜李西山先生郁別見龜山學案

黃氏門人公擇再傳

檢正王濟穎庭秀別見龜山學案

韓氏續傳

知州韓先生瓘別見元城學案

諫院韓先生璜別見武夷學案

尙書韓南澗先生元吉別見和靖學案

豐氏續傳

吏部豐先生誼別見龜山學案

上官續傳

縣令上官先生謚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卷二十

元城學案表

劉安世	呂本中	別爲紫微學案。
涑水門人	孫偉	子蒙正
		劉芮
		張栻
		別爲南軒學案。
		張杓
		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李光	子孟博
	父高	子孟堅
		子孟珍
		子孟傳
	曹粹中	
	潘時	子友端
		別見獻菑諸儒學案。
	父良佐	子友恭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從子友文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胡瑄

馬大年

韓瓘

劉勉之 別爲劉諸儒學案。

曾恬 別見上蔡學案。

曾幾 別見武夷學案。

顏岐 別見蔡陽學案。

石子植

韓搗則

並元城學侶。

陳瓘

元城同調。

元城學案

祖望謹案涑水弟子不傳者多其著者劉忠定公得其剛健范正獻公得其純粹景迂得其數學而劉范尤爲眉目忠定之語錄譚錄道護錄今皆無完本然大略可攷見矣述元城學案梓材案是也

涑水門人

忠定劉元城先生安世

劉安世字器之大名人父太僕卿仲通與溫公爲同年契故遺師事之熙寧初舉進士不就選徑歸洛溫公曰何爲不仕先生以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對復從學者數年一旦避席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吾生平力行之未嘗須臾離也先生問其目溫公曰自不妄語始自此力行七年而後言行一致表裏相應擢右正言時差除頗多政府親戚先生言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受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盡廢累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數年間廉恥掃地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太師彥博司空公著僕射大防純仁侍郎固左丞存右丞宗愈堂除子弟親戚凡數十人而中書侍郎摯未見所引私親而依違其間不能糾正雷同循默豈得無罪願出臣此章徧示三省俾自此以往勵精更始又論奏蔡確與梁燾同上疏力爭貶確新州又言蔡確黃履邢恕章惇四人者在元豐之末號爲死黨今聖上嗣位伏望明正四凶之罪布告天下由是三人亦皆得罪先生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爲諫官而折廷諍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恪立俟天威稍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卻者或至四五殿廷觀者皆汗縮竦聽目之曰殿上虎先生徧歷言路以辨是非邪正爲先進君子退小人

爲急。宣仁后晏駕。呂范二相用調停之說。有李鄴之除。二人皆熙豐舊黨。先生謂微仲堯夫不知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如冰炭。卒如所料。而二相亦深有愧於先生。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變。蓋其生平喜讀孟子。故剛大不枉之氣似之。紹聖初。黨禍起。惇卞用事。必欲致先生於死。以先生常論禁中雇乳母事。移梅州安置。凡二廣遠。惡州軍無所不至。建中間。始自嶺外歸。宣和季年。元日以後。謝絕賓客。四方書問皆不啟。封家事無鉅細。悉不問。夏六月。忽大風飛瓦。驟雨如注。雷電晝晦於其正寢。人皆駭懼而走。及雨止。辨色先生已終矣。楊龜山以文弔之曰。劫火洞然。不燼惟玉。搢紳傳誦以爲切當。學者稱元城先生。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云。劉元城諡忠定。見讀書附志。

元城語錄

明皇卽位。焚錦繡珠玉於前殿。己不好之。則不用。何至焚之。焚之必於前殿。此好名也。故有末年之弊。若仁廟則不然。非大臣問疾。則無由見其黃繩被漆唾壺。

人主之去宰相。必積怒。非一日。奸臣則交結佞倖。纔覺怒。卽急急收救。故不至積怒而去。李林甫作相二十年。正緣得高力士安祿山陳希烈等。內外贊助。

太祖卽位。造薰籠。數日不至。而怒。左右對以事。下尙書省。尙書省下本部。本部下本局。覆奏得旨。方依式製造。太祖怒曰。誰做此條貫。曰。可問宰相。乃召普至。對曰。此自來條貫。不爲陛下設。爲陛下子孫設。後代若有非禮製造奢侈之物。經諸處行遣。必有臺諫理會。此條貫深意也。上大喜曰。此條貫極妙。無薰籠是小事。其後法壞。自御前直下後苑作。更不經由朝廷。

太祖未嘗文談。蓋欲激勵將士之氣。太宗未平晉。已爲平晉詩賦。未平燕山。已爲平燕山詩賦。羣臣屬和。將士散豔。而於武事反不競。澶淵之役。渡河橋至半。高瓊曰。此處好喚丞相吟兩首詩。蓋平日有感於此。故作此語。

左傳襄二十年。同宗於祖廟。註始封之廟。同族於禰廟。註父廟。然則宗遠而族近也。政和中。大臣不學。以郡主爲宗姬。以縣主爲族姬。又姬周姓也。自漢初取爲嬪嬙之號。已可笑。今乃以嬪嬙之號名其女。尤可笑。

漢藩王入繼。必親信本國之臣。霍光立宣帝。正以其無黨。

國初錢王入朝。晉王以下皆欲留之。上曰。我平生不曾欺善怕惡。

啖助春秋作怪。

左氏非邱明。論語孔子所引。乃前世人如老彭類。

仁宗時。番商沒官真珠入禁中。張貴妃乞和買得之。一日賞牡丹。貴妃以爲首飾。夸同輩。上以袖掩面曰。

滿地白紛紛地。更沒些忌諱。貴妃慚赧。起易之。乃大說。命人各簪牡丹。自是宮中不戴珠。珠價大賤。

公孫宏雖詐。其以下式輸財助邊。爲非人情。以匪眦殺人。而郭解不知。爲甚於知。此是宏長處。

曹操遺令。至分香賣履。無不處置。無一語及禪代事。是直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溫公偶窺破。

有喜色。安世謂操生平事。無不如此。夜枕圓枕。啖野葛。飲醜酒。

本朝名相。惟李公沆諸臣。上利害一切不行。而日奏四方盜賊水旱。在漢惟魏相爲然。後之爲相者。喜變。



祖宗法度。惡聞天下災異。

高辛遷閼伯於商邱。主辰。今爲應天府。實我宋受命之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今爲太原府。參辰不相能。物莫能兩大。故國初但謂河東爲并州。不加府號。本朝初收河東。在戊寅年重午日。乃火土旺日。參水神所忌。故克之。時宋興已十九年。盛則後服。衰則先陷。靖康元年丙午歲重九日。太原陷。其屬本朝纔一百四十九年。丙午爲天水。故火最大忌。九爲陽數之極。故太原以重九日陷。又淵聖爲第九世。而接位之年。正一百六十六年。此漢書所爲陽九之厄。百六之會。

祖望謹案。此近乎京房李尋翼奉之說。元城未必作此言。恐是記者之附會。其謂太原以避應天。不稱府。尤不覈。別有考證。○又案宋史謂元城卒於宣和七年。據此則誤也。

卜世卜年。蓋王孫滿當楚問鼎。假天命神告之事。以拒之。故史記王使王孫滿設應以辭。漢四家詩。各有長短。

酷吏傳。班氏不入杜張。蓋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班氏以張純之故。并貸杜周。

漢武用兵。勝負皆以實聞。不爲左右欺罔。

漢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分行郡國。秩六百石。而縣令萬戶以上。秩反千石。至六百石。然刺史權極重。按察六條。其五條皆謂二千石不法。秩卑則其人激昂。權重則能行志。至成帝綏和元年。更名秩二千石。其法墜矣。

唐制諸道帥司。兼觀察之權。故藩鎮擅權。無人糾舉。本朝官制。多循唐舊。獨前宰執侍從爲帥。監司得糾

之故不敢爲非。

宗周鎬京地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雒京地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合之是謂千里。平王東遷。方八百里者失之。僅六百里耳。襄王又以河內賜晉。其地益小。原爲天子之邑。自不肯屬晉。晉伐之。乃不美事。而左傳反稱之。

熙寧殿試改用策。謂比詩賦有用。不知士人計校得失。豈敢極言時政。自取黜落。是初入仕。已教之謫也。况登科之初。未見人材。及後仕宦。則材智聲名君子。小人貴賤分矣。不須試策以別人材。人主燕閒時。于其等輩廣訪備問。然後博記而審察之。天下自無遺才。

祖望謹案。謂不必于試策時別人材。則亦稍偏。謂試策教人以謫。則詩賦不教人以浮華乎。溫公十科取士。亦何嘗專用詞賦。其謂人主當廣訪而審察。則至論也。

新唐書好簡略。事多鬱而不明。其進表云。事增於前。文省於舊。病正在此。

漢所傳六經。與今不同。如今尙書云。無教逸欲有邦。王嘉奏封事曰。無傲逸欲有國。恐傲字轉寫作教字。蕭望之傳。元帝八九年。當深知元帝爲人。及帝卽位。欲逐恭顯。爲其譖。帝至不省其爲。下獄。不知八九年。問傳之者何事。

太宗嘗飛白題翰林學士院曰。玉堂之廬。此四字出李尋傳。玉堂者。殿名也。而待詔者。有直廬在其側。李尋時待詔黃門。故曰。久汙玉堂之廬。英廟嗣位。乃撤去。及元豐中。有學士上言。乞摘玉堂二字。榜院門。以爲光寵。詔可。是以殿名名其院也。不遜甚矣。師古曰。玉堂在未央宮。又翼奉言。文帝時無玉堂。則武帝所

造也。

蕭何治未央宮。高祖都長安之心方定。何之意深矣。

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涉世淺也。孔子年六十三歲。始刪定羣經。

文言未必皆孔子之作。孔子生于襄二十二年。而襄三年。穆姜言元體之長也。云云。時孔子未生。又左氏

以解隨卦。周易以解乾卦。

魏徵傳言停婚卜碑。其家衰矣。鄭公之德。何賴于碑。而停婚乃天以祐魏氏也。房氏尙主。始敗其家法。終

滅其族。鄭公之後有蕃。其家再振。

楊綰爲相。纔一百八日。而名望如此。

絳縣老人云。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士

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亥字二畫在上。其下六畫。如算子三箇六數也。如者往也。移下亥

上二畫。往亥字身仄。則當如移寫。其左豎二畫。則二萬也。其右六畫。乃三箇算子六數。則六千六百六旬

也。季末也。已得四百四十全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今纔得二十日。故曰三之一也。

易取諸益。取諸睽之類。非謂當時已有此卦也。伏羲造書契。取其義耳。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元城語錄四十五條。今移入高平學案者三條。移入涑水學案者三條。移入瀧溪學案者一條。移入新學略者五條。

元城談錄

爲學惟在力行。古人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故以行爲貴。元豐末京東劇寇欲取掎克吏吳居厚投鑄冶中居厚覺早遁去。

梓材臨案謝山所節元城談錄九條。今移爲附錄者三條。移入高平學案者一條。移入古蹟學案者一條。移入陳鄴諸儒者一條。移入蜀學略者一條。

### 元城道護錄

元祐黨人只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不是。

若象數可廢。則無易矣。若不說義理。又非通論。兩者兼之始得。

學者所守要道。只一勤字。則邪僻無自而生。纔有間斷。便不可謂勤。

獄貴初情。每一行若干人。分牢異處。親往徧問。私置簿記之。其後結正。無出初情者。

至誠之道。無處不在。著一事。便是曲致。曲以通之也。

安世從溫公學。與公休同業。凡三四日一往。以所習所疑質焉。公欣然告之。無倦意。凡五年。得一語曰誠。

安世問其目。公喜曰。此問甚善。當自不妄語入。予初甚易之。及退而鑿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

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溫公謂安世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右手顧之。

笑曰。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及其成功一也。

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個道理。也曾事事著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

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凭怎生也動安世不得。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元城遺護錄十條。今移爲附錄者一條。移入本卷李莊簡傳後者一條。移入龜山學案者一條。

元城語

某之學初無多言。舊所學于老先生者。只云由誠入。某平生所受用處。但是不欺耳。今便有千百人來問某。只此一句。

梓材謹案此李莊簡所稱元城先生語。其子孟珍述之。

附錄

先生登第。與二同年謁李若谷參政。三人同起身請教。曰。若谷自守官以來。嘗持四字勤謹和緩。其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事。某所未聞。李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錯了。呂氏雜錄

元城終身未嘗草字。書尺未嘗使人代。

介甫求去。潞公謂後人如何可爲。元城對曰。相公當之。去所害。與所利。反掌間耳。

祖望謹案時元城年尙少。已能爲此。

呂相徵仲不樂元城。范忠宣公由元城章疏而出。已而復拜徵仲。遂擬元城真定。宣仁曰。如此正人。且留朝廷。以上談錄

先生父太僕卿仲通。慕司馬溫公。呂獻可之賢。方溫公志獻可墓。仲通自請書石。溫公文出。直書王介甫之罪不隱。仲通有懼色。先生代其父書。自此益知名。

溫公入相。元祐薦先生爲館職。謂先生曰。足下知所以相薦否。先生曰。某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某開居。足下時節問訊不絕。某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某所以相薦也。

先生遠謫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先生不屈也。抵郡。聞使者自京師來。人爲先生危之。郡將遣其客來勸先生治後事。客涕泣以言。先生色不動。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從容告曰。聞朝廷賜我死。卽死。依此數紙行之。笑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取其所書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經紀其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嘆以爲不可及也。更數日。乃知使者本入海島。杖殺內臣陳衍。章惇故令迂往諸郡。逼令流人自盡耳。

謝山書宋史元城傳後曰。朱子曰。忠臣殺身。不足以存國。讒人構禍。無罪就死。劉莘老死不明。今其行狀似云。死後以木匣取其首。或云服藥。皆不可攷。國史此事是先君修正。云劉摯梁贖。相繼死嶺表。天下至今哀之。又云范淳夫死亦可疑。雖子孫載其死事詳細。要之深可疑。又云當時多是遣人恐嚇之。監司州郡承風旨。皆然。諸公多因此自盡。予初猶疑其語。今觀元城傳中所載蔡京累遣人脅害之事。乃知朱子之言。不盡出傳聞之過也。嗚呼。元祐黨人。竟何罪至此。

先生一日扶其母。盤輿行山中。憇樹下。有大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樵夫皆驚走。先生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見官喜相迎耳。官遠行無恙乎。見聞錄。

先生與東坡同朝。東坡勇于爲義。或失之過。則先生必約之以典故。東坡怒曰。何處得一劉正言來。知得許多典故。先生聞之曰。子膽固所畏。然恃其才。欲變亂典章。則不可。元符末。各歸自嶺海。相遇於道。先生喜曰。浮華豪習盡去。非昔日子瞻也。東坡則曰。器之鐵石人也。同上。

元城初除諫官。以母老辭。母勉使爲之。乃供職。論胡宗愈二十四章。又論章子厚十九章。子厚欲殺之。嶺南人言春循梅新與死爲鄰。高竇雷化說著也。怕而元城歷其七道護錄。

先生謂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無使偏重。夫是之謂中。元祐間。嘗謁見馮當世。當世言熙寧初。與陳暘叔呂寶臣同任樞密。暘叔聰明少比。遇事迎刃而解。而呂寶臣尤善稱停事。每事必稱停輕重。令得所而後已。事經寶臣處者。人情物理。無不允當。稱停二字。吾輩當今最宜致力。童蒙訓。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紫微童蒙訓有一條云。劉公器之嘗爲子晉。馮當世宜微稱呂寶臣樞密善稱停事。每事之來。必稱停輕重。莫使有偏。事經其處畫者。無不允當。稱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寶臣。惠穆公也。惠穆蓋紫微從祖父公器。其語復出。故刪彼存此。

建中間。公自嶺外歸。至宣和年間。內侍梁師成得幸。令吳可雲濼案。吳可宋史作吳默。自京師至家。欲引公以爲重。致書許大用。可至三日。然後敢出之。且道公諸孫求仕以動之。公謝曰。吾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不可破戒。還其書而不答。言行錄。公在家。杜門屏迹。不妄交遊。人罕見其面。然田夫野叟。市井細民。以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及公歿。耆老士庶。婦人女子。持薰劑誦佛經而哭公者。日數千人。後二年。敵人驅墳石發棺。見

公顏貌如生。咸驚曰：必異人也。一無所動，蓋棺而去。同上

呂紫微曰：劉丈器之與顏夷仲、石子植、韓搆，則及予相得。暮年同城而居，以便講習之益。

又曰：劉器之論當時人物，多云弱。實中世人之病。承平之久，人皆偷安，畏死辟事，因循苟且而致然耳。曾茶山曰：劉器之學問門戶，自與伊川不同。伊川說話極精微，劉丈祇理會篤信力行，亦自有省要處。嘗言勿忘勿助長，不思善，不思惡，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

祖望謹案此元城雜禪學處。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元城歲晚閒居，或問先生何以遣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日不足，而可遣乎？黃東發曰：先生事溫公五年，而後教之以誠。思之三日，不知所從入，而後教之。不妄語，七年而後能言行相應，故能不動如山。當宣和大觀間，巋然獨爲善類宗主。至今誦其遺言，無不篤實重厚，使人鄙吝之心爲消，嗚呼！豈不誠大丈夫哉！獨因篤信之深，而佛氏之說先入爲主，至謂儒釋道神，其心皆一。又謂法華經臨刑刀壞之說爲說性，而證以楞嚴經云：使衆生六根消後，臨刑刀如割水，且并以其師溫公詆佛爲非。若自程門講明聖人之學觀之，雖溫公之詆佛，猶未免於鹵莽，而元城并以爲未然，何哉？或者知終終之之勇，冠卓一世，而知至至之之知，尙差毫釐耶！此中庸之必貴于自明而誠也。雖然，先生他日亦言釋老之言，皆未免入邪，則其本心固未嘗不明也。學者宜審焉。

元城學侶

侍郎顏夷仲岐別見滎陽學案。



石先生子植

石子植，佚其名。嘗說呂申公。哲宗賜御筆白樂天詩與二蘇。及進詩表謝。申公遂集古經句作一冊進云。比以寫唐人無益詩。不如寫聖人語。曰：君子作事，婉而成章。詩也。須進。但中間有說爾。此恐非申公所爲。參吳氏客語。

梓材匯案吳氏書作石子植。而元城語錄作子植。蓋一人耳。

韓先生搗則

韓搗則

元城同調

忠肅陳了齋先生權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元城門人涑水再傳。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別爲紫微學案。

判監孫先生偉

孫偉字奇甫，江陵人也。少負奇氣。初爲靜州幕官。劉元城再謫夷陵。先生自靜求沿檄至峽。求見元城。待之無甚異也。先生請曰：偉以求見先生而來，非沿檄也。元城問所以。願見之意。對曰：生長南方，竊聞司馬溫公北方賢士大夫之冠。先生受業溫公，是以求見。非敢言從學。但願就先生求五日飯。尋一宿處。聽先生五日話。元城嘉之。因與共飯五日。與之言溫公所以傳習者。先生請曰：受教不在多言。願撮其所當致。

力者爲直截言之。元城曰：諾。既五日，先生已錄成一卷，請曰：願更住半日，求先生諦視之，無差謬否。元城爲之閱畢，先生辭歸。自是踐履一宗。元城每對學者言平生只從得劉先生五日終身受用，只此五日所聞張魏公之初仕也。在淮南幕府，先生常從其帥領，至夜分帥尙命繼酒，魏公謂其使曰：此何時也，而酣宴無已乎。先生整冠起曰：此賢屬也，予其罪人矣。遽謝之。先生善誘迪學者，嘗有投所業請益者，先生置諸架上不視。徐曰：每日所讀何書，其人惘然莫知所對。再三問之，乃漫應曰：近喜讀新唐書。先生問曰：三百年唐室最愛何人，其人又不能對，遂巡引退。次日復來，因言向來汨沒科舉，實未知所以讀書之方。先生乃諄諄誨之，且曰：讀本紀而不知一代之興衰治亂，讀列傳而不知諸人之賢否邪正。又奚以史爲。又奚以學爲。其人自此從學，卒爲善士。先生本用世才，以爭和議不勝，不復求用，官終判監，晚遊衡山，與胡文定公父子遊，論學甚契。手批留侯諸葛武侯二傳，字極大，朝夕披視一過，太息篋中，惟論語一部。所著有奏議數卷，胡五峯跋之曰：是乃上蔡所云不爲一身之謀而爲天下之慮者。

祖望謹案：元城之得統于溫公，大抵不出剛健篤實一語。元城門下，其最顯者爲李莊簡公泰發，其厄于下寮者爲先生，其骨力皆得之元城。宋史不爲先生立傳，沈埋六百餘年，予稍求其大略，登之學案，而當年奏議諸文字不可得見矣。爲之三嘆。先生之高弟曰劉芮。

莊簡李讀易先生光父高

李光字泰發，上虞人，童穉不戲弄，父高稱曰：吾兒雲間鶴，其興吾門乎。親喪，哀毀如成人，有致賻者悉辭之。及葬，禮皆中節，以進士歷知開化常熟吳江，改京東西學事，司管句文字。元城居南京，先生以師禮見。

之。元城告以所聞于溫公者。曰。學當自無妄中入。先生欣然領會。除太常博士。遷司封。王黼惡之。令部注桂州陽朔縣。元城聞其以論事貶。貽書偉之。李忠定綱亦以論事去國。居義興。先生伺于水驛。自出呼曰。非越州李司封船乎。留數日。定交而別。及遷侍御史。時言者猶主王介甫之學。詔榜廟堂。先生言祖宗規模宏遠。安石欲盡變法度。則謂人主當制法。而不當制于法。欲盡逐元老。則謂人主當化俗。而不當化于俗。蔡京兄弟祖述其說。五十年間。毒流四海。今又風示中外。鼓惑民聽。豈朝廷之福。禁出寅良間。耿南仲輩皆謂應在外夷。不足憂。先生奏孔子作春秋。不書祥瑞者。蓋欲使人君恐懼修省。未聞以災異歸之外夷也。疏奏監汀州酒稅。紹興中。累擢吏部侍郎。尚書參知政事。時秦檜初定和議。將揭榜。欲藉先生名鎮壓。高宗亦意不欲用之。先生又面折檜。檜大怒。明日丐去。知紹興府。方俟高論。其陰懷怨望。責瓊州安置。呂愿中又告先生與胡澹庵詩賦倡和。譏訕朝政。移昌化軍。論文考史。怡然自適。年踰八十。筆力精健。後以郊恩復左朝奉大夫。任便居住。至江州而卒。孝宗卽位。復資政殿學士。賜諡莊簡。參史傳

李泰發語其子孟珍所述。

汝輩居家。惟是盡一孝字。居官。惟是盡一廉字。他日立朝事君。惟是盡一忠字。但守得此一字。一生受用不盡。

凡後生所至處。且須從賢士大夫遊。

梓材謹案謝山節錄本四條。今移元城語一條于元城道護錄後。移一條于和靖學案。

附錄

元城道護錄曰。李光好官員。可惜爲蔡攸所引。此人撥著便醒。紹興中。以忤秦檜謫海外。著易說。自號讀易老人。

董真卿曰。先生之學本元城。元城學于司馬公。以上黃氏補本。

知州胡先生理

胡瑛字德輝。毗陵人也。詩文墨隸皆精好。學于楊文靖公龜山。尋以文靖之命。學于劉忠定公元城。入太學。成進士。南渡初。李公伯紀爲相。先生在其幕中。汪黃甚之。以陳少陽之上書也。先生實視其草。竄蒼梧。已而東歸。趙豐公入相。直翰林。兼史館校勘。與張曠同入書局。未幾。豐公去國。張魏公以爲元祐未必全是。熙寧未必全非。遂擢何掄。仲李似表爲史官。欲有改定。先生與曠不可。遂皆求去。豐公再相。復召二人。書成。講和之役。先生與同館朱松。凌景夏。常明。范如圭。合疏爭之。其藁出于先生手。略曰。敵人方據中原。吞噬未厭。何憂何懼。而一旦幡然與我和。蓋其狃于荐食之威。動輒得志。而我甚易恐。故常喜爲和之說。以侮我。又慮我訓兵積粟。奮銳俟時。而事有不可知者。故不得不爲和之說。以撓我。蓋今之和使。卽秦之衡人。兵家用之。百勝之術也。六國不悟衡人割地之無厭。以亡其國。今國家不悟敵使請和之得策。其禍可勝言哉。而執事者。顧方以吾爲母后爲梓宮爲淵聖天屬之故。遂不復顧祖宗社稷二百年付託之重。而輕從之。使彼得濟其不遜無稽之謀。而藉躡以逞。將焉避之哉。昔楚漢相持之際。項羽嘗置太公俎上。而約高祖以降矣。使爲高祖者。信其詐謀而遽爲之屈。則自其一身且無處所。尙何太公之可還哉。惟其不信不屈。而日夜思所以圖楚者。以故卒能蹙羽鴻溝之上。使其兵疲食盡。勢窮力屈。而太公自歸。此其

計之得失亦足以觀矣。疏上，秦檜大怒。然是時和議尙未定，公議尙張，但出之知嚴州而已。已而李莊簡公去國，遂以先生爲其黨，罷之。饑寒困窮而死。所著有蒼梧集。

梓材謹案：黃氏補本，先生傳兩載龜山元城學案，謝山已爲此傳，故並刪之。

附錄

汪玉山與呂逢吉曰：胡德輝言溫公日記極有可疑。如記富鄭公惑一尼之言，至願爲蛆蟲，食其不潔。富公雖所見不同，何至於此。溫公平日最推富公，不應如此記事。德輝以爲必後來所增加，蓋當時介甫嘗奏富弼無見惑一妖尼之言，則所謂後來增加者，當有之。

主簿馬先生大年

馬先生字永卿，雲灤，案廣信志作馬永卿，字大年，揚州人。元城弟子也。大觀三年進士，開元城謫亳州，寓永城縣之回車院。先生時赴永城主簿，其舅高郵張桐薦使求教。既至，見元城雄偉闡爽，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聳直，身不稍動，手足亦不移。自是從學二十六年，當紹興六年，追錄其語爲元城語三卷。

知州韓先生瓘

韓瓘字德全，開封人也。參政億曾孫。累官知秀州。所至興利除害，甚敏。吏莫能欺。時以爲有家法。先生官浙中久，其往來必維舟河梁，侍元城談，錄其繁邪正得失者二十一條，爲元城談錄。

簡肅劉白水先生勉之別爲劉胡諸從學案

舍人曾先生恬別見上蔡學案。

文清曾茶山先生幾別見武夷學案

孫氏家學澗水三傳

孫先生蒙正

孫蒙正字正孺江陵人奇甫先生偉之子先生少稟家學得元祐諸公之傳而于五峯兄弟爲故人子從之問道嘗告五峯曰歲入不贍既可憂然稍親生業便近俗奈何五峯答曰古人有名高天下躬自鉏菜如管幼安者隱居高尚灌畦粥蔬如陶靖節者使顏子不治郭內郭外之田則饘粥絲麻將何以給又如孔子猶且會計升斗看視牛羊亦可以爲俗乎豈可專守方冊口談仁義然後謂之清高哉正孺當以古人實事自律不可作世俗虛華之見也五峯又嘗謂曰子資稟過人大要學問擴充之須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然後可又曰行貴精進言貴簡約欽夫之言真有益于左右初欽夫累求見五峯不得莫解其故因託先生微叩之五峯笑曰渠家學佛先生以告欽夫涕泣求見遂得湖湘之傳欽夫嘗嘆曰杖若非正孺幾乎迷路

孫氏門人

提刑劉順寧先生芮

劉芮字子駒東平人也忠肅公摯之曾孫學易先生跂之孫南渡後居湘中劉氏自學易以來三世守其家學不求聞達雖闕閔亞于韓呂而節行與之埒先生學于孫奇甫其後徧遊尹和靖胡文定之門所造粹然其爲永州獄掾與太守爭議獄謂今世法家疏駁之設意殊與古人不同古人于死中求生不聞生

中求死。遂以疾求去。會太守遣屬來。乃紹聖權臣之後。先生嘆曰。吾義不與讎人接。投檄竟歸。初。先生十喪未葬。意欲得中原之復。返葬嶺北。既不遂。貧日甚。太尉劉綺重之。爲之仗助。乃得葬于湘中。盡屏陰陽之說曰。吾大事已畢。死亦瞑矣。罷官無屋可居。乃卽其先人之墓而廬之。是時秦氏之勢漲天。先生客于桂林。桂林帥者秦氏私人也。因一日賓客寮屬集府中。謂曰。前日之夜。去城一舍。其驛曰秦城者。有光屬天。願與諸君賦之。皆曰唯唯。所謂秦城。王氣詩者是。是日不賦者二人。曰先生曰李成叔。已而張魏公卜居長沙之二水。授先生室。宣公兄弟嚴事之。又以薦入官。以言去國。汪文定公玉山貽書當路曰。如劉賓之。劉子駒。縱未還朝。豈應置之閒散。乃復以刑部員外郎召。出爲湖南提刑。卒。先生自述其先世之言。謂孝經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學者當從此悟入。故先生雖在千里外。親有疾痛。皆知之。又述孫公澤之言曰。學者有志于道。且須看古人長處。于其長處。唯恐不及。于其短處。唯恐自家做到此處。嘗教學者曰。言此行此。謂之君子。言此行彼。謂之小人。所著有順寧集二十卷。楊誠齋爲之序。誠齋論先生之爲人曰。子駒長于嗜古。短于諧今。工于料事。拙于售世。遇合之誦而幽獨之伸。流靡之憎而強毅之悅。故其人落落。其心優優。初若不可親。而久乃不可離。可以想見先生矣。

李氏家學

進士李先生孟博

李孟博字文約。莊簡長子。紹興五年進士。從莊簡誦。卒于瓊。

提舉李先生孟堅

李孟堅字文通。莊簡子。以學行舉官。至知秀州。從莊簡謫嶺南。竄陝州。更化後。召用。累官。淮東提舉。

參議李先生孟珍

李孟珍字文潛。莊簡子。累官。至沿海。制置參議。

直閣李磐溪先生孟傳

李孟傳字文授。莊簡幼子。宋史有傳。雲濠案史傳先生累官。知江州。以朝請大夫直寶謨閣致仕。著盤溪集。宏詞類彙。左氏說讀史雜志。

李氏門人

通守曹放齋先生粹中

曹粹中字純老。號放齋。定海人也。李莊簡公光之塔。宣和六年進士。釋褐。黃州教授。秦氏欲因莊簡見之。先生辭焉。私語婦曰。尊公其能終爲首揆所容乎。已而莊簡果被出。嘆曰。吾媿吾塔。先生自是隱居。終秦氏之世。未嘗求仕。莊簡退居。著讀易老人解說。而先生箋詩。各以其所長治經。可謂百世之師矣。世有修改宋史者。當附之莊簡傳中也。張魏公晚年入相。薦於朝。通守建寧。不久乞身而歸。贈侍講。

祖望謹案。深寧王氏。四明七觀。其于經學。首推先生之詩。自先生詩說出。而舒廣平楊獻子出。而繼之。爲吾鄉詩學之大宗。慈湖之詩傳相繼而起。咸淳而後。慶源輔氏之傳。始至甬上。則論吾鄉詩學者。得不推先生爲首座與。

顯謨潘先生時父良佐



潘時字德鄰。金華人。父良佐。始以儒學教授。諸弟皆從受學。而中書良貴。遂以清直致大名。先生生穎悟。少長莊重如成人。既孤。叔父中書愛而收教之。欲使後己。先生以親沒。無所受命辭。乃任以爲登仕郎。爲娶李莊簡女。莊簡亦器許焉。調分宜簿。未嘗求薦。而當路爭知之。改通直郎。知興化軍。時卽學宮。召諸生而教飭之。無敢以事至庭中者。已而召還。賜對。先生言郡縣者。朝廷之根本。而百姓又郡縣之根本也。今不計郡縣之事力。而一切取辦。又不擇人材之能否。而輕以畀之。欲本固而邦寧。其可得乎。上善其言。官至安撫。進直顯謨閣。除尙書左司郎中。不就。卒年六十三。子友端。友恭。皆力學有志操。先生少從中書學長壻李氏。又得莊簡爲依歸。中年遊張敬夫呂伯恭間。切劘不倦。晚歲讀書。厲志彌篤。其治郡皆有成績。自言爲治。主于寬。而不使有寬名。輔以嚴。而不使有嚴迹。所至必問人材。興學校。潭之嶽麓。衡之石鼓。皆一新之。學者用勸。雅不信浮屠詭異之說。嘗著石橋錄。以斥其妄。其卒也。朱晦翁志其墓。言某從公遊。雖不久。然相知爲最深。友端等又來受學云。參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謝山厚稿。僅標潘時李莊簡光之壻。而未爲之傳。特據文公大全集以補之。又案先生朱張呂之講友也。萬氏儒林宗派。以爲張呂門人。誤。

順寧門人陳永四傳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別爲南軒學案。

端明張定叟先生杓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潘氏家學

學博潘先生友端別見徽藏諸儒學案。  
撫幹潘先生友恭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提舉潘先生友文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卷二十一

華陽學案表

范祖禹	子冲
蜀公從孫 涑水門人	范仲輔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范氏續傳 從子子長
	從子子該並見二江諸儒學案。
	司馬康別見涑水學案。
	黃庭堅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呂希哲別爲榮陽學案。	
劉恕別見涑水學案。	
並華陽講友。	

華陽學案

祖望謹案。范正獻公之師涑水。其本集可據也。其師程氏。則出自鮮于綽之譌。伊洛淵源錄既疑之。而又仍之。誤矣。陳默堂答范益謙曰。向所聞于龜山。乃知先給事之學。與洛學同。則其非弟子明矣。述華陽學案。梓材案是卷。亦謝山特立爲學案。又案淵泉日記云。涑夫乃呂晦叔壻。從溫公遊。又師二程。其說與鮮于氏同。

涑水門人

正獻范華陽先生祖禹

范祖禹字淳夫。一字夢得。華陽人。忠文公之姪之子也。其生也。母夢異。人入寢室。曰。漢將軍鄧禹。因名焉。登進士甲科。從溫公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溫公薦爲祕書省正字。時王荊公當國。尤愛重之。先生竟不往謁。哲宗立。累遷著作郎兼侍講。先生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于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下惜也。拜右諫議大夫。首上疏論正心修身之要。迨紹述之論興。有相章惇意。先生力言其不可用。言者攻之。連貶徙賓化。卒年五十八。蘇子瞻稱爲講官第一。嘗進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仁宗政典八卷。雲漢案四庫書目。稱先生遺文。爲太史集五十五卷。建炎二年。追復龍圖閣學士。先生燕居。正色危坐。未嘗不冠。出入步履。皆有常處。几案無長物。墨硯刀筆。終歲不易。平生所觀書。如手未觸。衣稍華者。不服。十餘年不易衣。亦無垢汗。履雖穿。

如新皆出于自然。未嘗有意。寡言語。不問卽不言。元祐末。洛蜀黨人互相攻詆。先生師溫公。獨不立黨。並遊洛蜀之間。皆敬之。東坡唐突伊川。至先生。則肅然。每與他人諧謔。屬曰。勿使范十三知也。尤服先生之文。曰。公皆不刊之作。軾不過涉獵爲文耳。山谷在史院。日聽先生講。左傳受其學。先生嘗令撰呂申公遺表。司馬康謝恩表。文成或不用。或改竄。祇餘數字。山谷毫無忤色。論者以爲先生能馴坡谷二人。尤同時所難。從遊溫公十五年。溫公家事無大小。令先生商之。雖公子康不敢專也。令康從先生學。蜀公之被召也。亦以書問之。先生則對以當辭。蜀公是之。謂人曰。吾幾欲造朝。而三郎勸我。遂不行。然先生爲文。深不欲人知。諫草多自焚去。弗存。并欲毀京師所刊唐鑑。子冲固請得免。宣仁太后知之最深。先生久在經筵。十上章引疾。得請。以待制知梓州矣。翌日。宰相奏事。簾前。太后諭曰。范侍講求去甚力。故勉徇其請。昨日孩兒再三留他。相公可傳老身意。且爲孩兒留。前降指麾。莫行。於是先生不敢復請。太后崩。先生益數上疏論時事。言尤激切。無所顧避。咸太后之知也。張文潛奏少游稍勸先生以爲宜少巽詞。子冲亦乘間言之。先生曰。吾出劍門。一范秀才耳。今復爲布衣。有何不可。其後遠謫。亦由此。其造邇英也。過押班御藥閣。子都知以下。列行致恭。卽退。不假以辭色。御藥陳衍之園。與先生鄰。至不敢高聲。謂同列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願子敦嘗與都知梁惟簡一言。先生大以爲非體。其後孝宗嘗曰。讀資治通鑑。知司馬太師自是宰相手段。讀唐鑑。知范內翰自是臺諫手段。世以爲知言。其薦士也。多至並位。然人無知之者。至有請屬。則必拒之。知咸平縣游冠卿之滿任也。請于先生。欲乞一言。以是時。先生叔百祿方在中書也。先生曰。足下審當爲監司。朝廷必須除授。家叔徒居政府。某未嘗與人乞差遣。冠卿慚阻而退。子

沖進曰。不爲之地可也。何必面斥之。先生曰。凡此是欺之也。吾以誠告之。嘗舉蜀公之言曰。仕宦不可窮。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立朝。其移賀州。譎詞云。朕於庶言。無不嘉納。至於以訐爲直。則在所不赦。先生曰。吾論事多矣。皆可以爲罪。不知所坐也。後乃知坐言乳媪事。惇卞以爲上疏宣仁。所以離間哲宗也。然不知先生先上哲宗。後上宣仁。勸上以愛身。宣仁以保護上躬而已。又是時。屢乳母實爲劉氏。故劉后亦恨之。而先生與劉忠定公皆不免。其自資移化也。朝旨嚴峻。有司不敢相聞。先生出城。父老居民皆出送。持金帛來獻。先生謝遣之。一無所受。皆感泣而去。化州城外寺。一夕見大星隕。中夜聞傳呼開門。是夕先生卒。三日殯於寺中。次年許歸葬。化人祀之北山。雲濠案謝山學案割記有云。范淳夫謚正獻。見讀書附志。

中庸論

聖人之道。必始于小。而後至于大。必始于微。而後至于顯。其始也。入乎毫末。而不足以爲小。其至也。塞乎天地。而不足以爲大。此道之所以難言也。中庸者。聖人言性之書也。出于孔子。而傳於子思。其爲言也。精微。其爲道也。閎深。嘗試言之。記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君子之道。盡於此而已乎。是不然。君子于其所不睹。不聞之間。出處語默。無愧乎吾心。然後于其所睹。可聞之間。動靜周旋。無愧乎天下。故君子之道。必始于慎其獨也。人之不睹也。如其欲睹之也。人之不聞也。如其欲聞之也。此非有所難。雖匹夫匹婦而可知也。始于修身。而終于治人。至于治天下國家。可以育萬物。而配天地。則雖聖人有所不知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也。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知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又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所謂始于小而

後至于大。始于微。而後至于顯也。天下之所甚易。莫若衆人之所能者也。其所甚難。莫若聖人之所不能者也。以衆人之所能而教人。是使易之而可勉也。以聖人之所不能而教人。是使難之而不爲也。聖人既曰難行之。又曰易行之。既曰易知之。又曰難知之。易者所以喻于人。難者所以喻于己。蓋誘于人者。不可以不易。責于己者。不可以不難也。始於易。終於難。而不可以過乎中。是故謂之中庸。開之以易。使天下可得而入也。嚴之以難。使天下不得而輕也。制之以中。使天下不得而過也。夫中庸有衆人之所易行者焉。有聖人之所難行者焉。有聖人與衆人之所同行者焉。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言中庸之易。而人不守也。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言中庸之難。而人鮮能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言中庸之不可過中也。口之于味也。酸鹹甘苦。有偏好其一者。是不知味之人焉。唯其五味均齊。而得其節。然後適于口。而和于心。君子之于道也亦然。不可以過。亦不可以不及。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此中庸之大略也。

中庸者。言性之書也。既舉其略矣。而未及乎性也。夫誠者。聖人之性也。誠之者。賢人之性也。聖人生而知之者。故其性自內而出。自內而出者。得之天。而不恃乎人。賢人學而知之者。故其性自外而入。自外而入者。得之人。而後至於天。故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者。所以成性也。明者。所以求誠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者。聖人之性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賢人之明也。目之視乎色。耳之聽乎聲。鼻之別乎臭。口之識乎味。此四者。有諸內而無待於外。聖人

之性猶此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四者動乎外而應之於內，賢人之性猶此也。聖人先得於誠，而後有明者也。賢人先得於明，而後至誠者也。夫中庸所以使賢者學爲聖人也。故欲誠者莫若明，欲明者莫若知。夫所謂知者何也？致其知也。故曰致知在格物。又曰物格知至，物至而後有知也。知然後好惡形焉。有知而後有好惡也。君子則好善而惡惡，小人則好惡而惡善。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夫明者有善未嘗不知焉，有不善未嘗不知焉。擇其善者而執之，其不善者而拂之，昭昭乎知所以爲善，所以爲不善，此所謂明也。此所謂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此大學之道。賢人所以學而成聖者也。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顏子豈無不善哉？惟能知而不行也。故曰欲誠者莫若明，用明者莫若知。致知者是以學爲聖人之端也。

聖人之治天下，未嘗不以誠也。誠者存乎其心，不可得而見之。故其說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夫性者何也？仁義是也。聖人以爲仁義者生於吾之性，而不生於外，是故用之以誠，仁焉而必出于誠，義焉而必出于誠。不誠於仁，則人不親，不誠於義，則事不成。誠仁者不施而親，誠義者不爲而成。誠在內者形於外，是所以貴誠也。是故不賞而人勸，不怒而人威，不動而人化，不言而人喻。此所謂盡其性也。是故爲人子者誠於孝，爲人臣者誠於忠，爲人弟者誠於恭，舉天下之性莫不誠於爲善。此所謂盡人之性也。是故天地爲之誠化，日月爲之誠明，四時爲之誠行，風雨爲之誠節，草木爲之

茂鳥獸爲之蕃。凡在天地之間者，莫不安其性命。此所謂與天地參也。聖人有其德，有其時，有其位，而行其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也。有其德，無其時，無其位，而言其道。孔子是也。是故欲觀賢人之道，聖人是也。欲觀聖人之道，天地是也。天不言而四時行焉，地不動而萬物生焉。天地所以不言而人喻，不動而物成者，何也？誠之至也。聖人所以無爲而天下治，亦誠之至也。故天者，高之積也。地者，厚之積也。聖人者，誠之積也。天積於高，及其遠，則人不能知也。地積於厚，及其廣，則人不能窮也。聖人積於誠，及其神，則人不能測也。高不積，不足以爲天。厚不積，不足以爲地。誠不積，不足以爲聖人。聖人者，明並乎日月，德配乎天地，惟積於誠也。

聖人之德，既與天地參，然而孜孜焉，常有不已之心。記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此聖人之性也。其行之也，蓋未嘗不勉，不思而終身以爲不足。夫聖人之所不可及者，其在此乎？昔者堯舜之爲君，思天下有一夫不獲其所，則其心恥之。有一物不得其養，則其心憂之。夫恥之憂之者，何也？恐其德之有所不至也。聖人之德，固無所不至矣。然而常以不至爲心，故仁矣。而曰未足以爲仁，義矣。而曰未足以爲義，是以有一物不被其澤者，聖人之恥也。其責己也如此，其待人也則不然。夫人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此三者之異，衆人之所知也。聖人必曰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此三者之異，亦衆人之所知也。聖人必曰及其成功一也。此所以引天下不肖者而爲賢也。生而知者，不可以人人而求也。有學而能知者焉，有困而能知者焉，則與夫不學者異矣。是故進而一之於聖，使天下皆由困而知者，亦可以爲聖。而聖亦與我同類。如此則孰不欲知聖人之道。此所以爲教也。安而行者，



亦不可以人人而求也。有利而能行者焉，有勉強而能行者焉，則與夫不能勉強者有間矣。是故進而一之於聖，使天下皆由勉強而行者，亦可以爲聖，而聖亦與我同類。如此則孰不欲行聖人之道。此所以爲教也。聖人所以待人者如此，而其責己者未嘗不重也。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夫其仁足以博施濟衆，而猶以爲病，此其所以責己也。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此其所以待人也。夫其責己也，則爲善而不足，其待人也，則恐其不得爲君子。二者皆出於其性，推之以治天下，聖人之道，未嘗有過於此者也。夫子亦何爲哉？知所以責己，知所以待人，則雖欲爲堯舜而無難也。」

聖人不以己能而責天下之人，故擇其近於中庸者而行之。曰：「忠恕，忠恕者所以爲中庸也。何謂忠？曰：推己之心之謂忠。何謂恕？曰：如己之心之謂恕。夫聖人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衆人之所不能爲也，以聖人之所能而責衆人，是率天下而爲一人之行也。記曰：「聖人之制行也，不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故不爲人之所不能，不行人之所不及，動則思天下之可法，言則思天下之可道，要以使人皆可以爲善。」此所謂忠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人常欲爲君子而不欲爲小人，此天下之情也。以己欲爲君子之心，而使人皆得爲君子，以己不欲爲小人之小，而使人皆不爲小人，此所謂恕也。仁義禮智四端之用，未有不由於忠恕之道而可行也。仁者過乎仁，聖人不以爲能也。義者過乎義，聖人不以爲行也。禮者過乎禮，聖人不以爲教也。智者過乎智，聖人不以爲法也。仁義禮智，非獨以善一人也，必使天下皆可以行之。不惟使天下皆可以行之，又將使後之人皆可以繼之。如是而後可以爲中庸之道。此所以貴乎忠恕也。故曰：

忠恕違道不遠。而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蓋堯舜三代之治天下，與夫孔子六經之道，莫不由於忠恕也。若夫以己能而責天下之人，此老莊所以肆其放蕩虛空之論，而不能自反也。聖人者為天下而言者也，故己可用而人亦可行。老莊者為一人而言者也，故己獨可言而人不可用。是欲以一人之私論而率天下以行之也。其意曰：治身者，曷不為我之等貴賤齊生死，治天下者，曷不為太古之為無為事無事，是以言之而不可行也。聖人之言，其自為也過少，而為人也過多。老莊之言，其自為也過多，而為人也過少。此其所以異也。老莊之說如此，而好之者或以為治性之書，是不然。夫治性者，莫如中庸，而亂性者，莫如老莊。故學中庸以治其性，則性可得而見也。學老莊以亂其性，則性不可得而反也。惟不惑乎老莊之言，則可與由中庸以入於堯舜之道也。

梓材註案中庸論五篇，謝山學案底本自為一帙，而末有所屬。查朱氏經義考先生有中庸論五篇，篇數適合，入之。

### 華陽文集

古之士與君言，言使臣，與人臣言，言事君，與幼者言，言孝悌，與居官者言，言忠信。自童子以至於成人，自洒掃應對以入於道德，學不陵節，教不躐等，有非其所問而問者，鄉先生君子不以告也。譬如拱把之桐梓，長之養之，至於成材，無不適於用。如其未至而曰至，未能而曰能，則是賊夫人之子，非先王長育之意也。蓋孔子之教曰：文行忠信，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其所教者皆以明人倫也。以孔子之聖，四十而始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雖曰知之，猶罕言之。性與天道，自子貢不得而

聞。況其下者乎。近世學士大夫。自信至篤。自處甚高。未從師友。而言天人之際。未多識前言往行。而窮性命之理。其弊浮而無實。鏗薄而不敦。雖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之大。豈無豪傑。不待文王而興者。然聖人之教。必爲中人設也。比年以來。朝廷患之。詔禁申韓莊列之學。流風寢息。而猶未絕。夫申韓本於老。而李斯出於荀卿。學者失其淵源。極其末流。將無所不至。故秦之治。文具而無惻隱之實。晉之俗。浮華而無禮法之防。天下靡然。卒之大亂。此學者之罪。不可以不戒也。者試策問。

昔隋氏窮兵暴斂。害虐生民。其民不忍共起而亡之。唐高祖以一旅之衆。取關中。不半歲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壞故也。以治易亂。以寬易暴。天下之人。歸往而安息之。方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萬物。此其所由興也。及其子孫忘前人之勤勞。天厭於上。人離于下。宇內圯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廢也。其治未嘗不由君子。其亂未嘗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顯不可掩。然則今所宜監。莫近於唐書曰。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商。唐鑑序。

雲濤譚案。謝山通鑑分修諸子考云。頁父所修一百八十四卷。淳夫所修八十一卷。道原所修二十卷。又云。至于三子所修。愚最以唐鑑爲完。後人以伊川許之。遂有范唐鑑之目。而以其書孤行。其實裁量未爲簡淨也。

附錄

淳夫每誦董子之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曰。君子行己立朝。正事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

朱子伊洛淵源錄曰。淳夫家傳遺事。載其言之懿甚詳。然不云其嘗受學於二先生之門也。獨鮮于綽傳信錄記伊川事。而以門人稱之。又其所著論語說唐鑑。議論亦多資於程氏。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范祖禹布衾銘記。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其動作必有禮。此言有益於學者。

華陽講友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別爲榮陽學案。

祕書劉道原先生恕別見涑水學案。

華陽家學涑水再傳。

龍圖范元長先生冲

范冲字元長。正獻長子也。登紹聖進士第。高宗卽位。以虞部員外郎出爲兩淮轉運副使。紹興中。隆祐皇后誕日。上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后曰。吾老矣。有所懷。爲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聰明母儀。古今未見其比。而史錄未經刪定。無以傳信後世。上悚然。亟詔重修神哲兩朝實錄。召先生爲宗正少卿兼直史館。元祐中正獻嘗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壻蔡卞惡之。正獻坐謫死嶺表。至是復以命先生。上謂之曰。兩朝大典。皆爲姦臣所壞。故以屬卿。先生因論熙寧創置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弛張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又極言王安石變法度之非。蔡京誤國之罪。上嘉納之。遷起居郎。俄開講筵。升兼侍讀。上雅好左氏春秋。先生與朱漢上震專講。先生敷衍經旨。因以規諷。上未嘗

不稱善。會皇子建國公瓊出就傅。首命先生以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爲資善堂翊善。而漢上愛贊讀。時張浚在長沙。亦薦先生與漢上可備訓導。謂冲震皆一時名德老成。極天下之選。上命建國公見翊善。贊讀皆納拜。俄遷翰林學士兼侍讀。先生力辭。改翰林侍讀學士。用正獻故事也。尋以龍圖閣直學士奉祠。卒年七十五。先生之修神宗實錄也。爲考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及修哲宗實錄。別爲一書。名辨誣錄。先生性好義樂善。司馬溫公家屬。皆依先生撫育之。爲溫公編類記聞十卷。奏御。請以溫公族會孫侔召主溫公祀。又嘗薦尹和靖以自代。參史傳。

梓材謹案兩浙名賢錄趙丞相。聞喜人。高宗卽位。除樞戶部員外郎。遂卜居衢州。范元長冲建炎四年守衢。因請祠與趙丞相同居。

華陽門人

諫議司馬先生康別見涑水學案。

文節黃涪翁先生庭堅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范氏續傳

知州范月舟先生仲輔

知州范雙流先生子長

范先生子該並見二江諸儒學案。

卷二十二

景迂學案表

晁說之	朱弁
涑水姜氏楊氏門人	王安中 <small>別見荆公新學略。</small>
泰山徂徕百源再傳	
晁詠之	邵溥 <small>別見劉李諸儒學案。</small>
劉義仲 <small>別見涑水學案。</small>	
汪革 <small>別見祭陽學案。</small>	
並景迂學侶。	
吳棫	
景迂同調。	

景迂學案

祖望謹案涑水嘗令景迂續成潛虛。景迂謝不敢。然易玄星紀之譜。足以紹師門矣。景迂又私淑康節。惜其晚年之好佛也。然元城亦不免此。呂成公曰。景迂雖駁。其學有不可廢者。述景迂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亦謝山所特立。

涑水門人孫邵再傳

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

晁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父澧州人也。參政宗慤曾孫。元豐五年進士。東坡稱其自得之學。發揮五經。理致超然。不踐陳迹。嘗以文章典麗。可備著述薦之。范公淳夫亦以博極羣書薦之。曾文昭公亦薦之。先生慕司馬文正公之爲人。故以景迂生自號。文正著潛虛。未成而病。屬先生補之。先生遜謝不敢。然文正之門。傳其太玄之學者。惟先生。又從康節弟子楊賢寶。傳其先天之學。和劑斟酌。以窮三易之旨。其於秦山孫氏之門。從姜至之講洪範。不名一家。元符三年。知無極縣。應詔上書言十事。其一曰祇德。其二曰法祖。其三曰辨國疑。其四曰歸利於民。其五曰復民之職。其六曰不用兵。其七曰士得自致於學。其八曰廣言路。其九曰貴多士。其十曰無欲速。無好名。高凡數十萬言。大抵指荆公政事之非。紹述諸臣之謬。入邪等奉嵩嶽祠。監陝州集津倉。再請奉華嶽祠。監明州船塢。通判鄭州。提舉南京鴻慶宮。知成州。先生氣質剛毅。不以貶錮屈。其在關中。留心橫渠之學。其在甬上。與豐尚書相之相唱酬。及守成州。歲旱。先生盡蠲其稅。轉運使大怒。欲減其分。先生持不可。遂丐致仕去。靖康初。召至京。除祕書少監。兼諭德。已而以中書舍人兼詹事。淵聖以宿儒待之。先生學於溫公。守其疑孟之說。又惡荆公。而荆公最尊孟。先生請去孟子於講筵。欽宗從之。太學之士譁然。言者紛起。又力言三鎮不可割。兼諫止欽宗不可棄汴京。出狩。皆與當國者不合。又言荆公不應配享神宗。安得配享孔子。於是耿南仲既傾。吳敏李綱。遂言先生與許景衡二人。視大臣升黜爲去就。懷姦徇私。落職。提舉西山崇福宮。胡文定公爭之。不報。高宗卽位。馳驛召許翰。楊時。

及先生三人。卽赴行在。未至。卽授以徽猷閣待制兼侍讀。先生少長承平。至是流離喪亂。避兵於高郵。於海陵。於建康。病甚。其在海陵。嘆曰。平生著述。悉爲灰燼。惟易不可以已。力疾追述。舊作建炎三年。卒於舟中。竟未得入見。遺言無得志墓。先生粹然儒者。惜乎晚年頗信佛氏之說。日誦法華。自稱國安堂老法華。又稱天台教僧。論者謂其盛時欲詆孟子。而老不自振。然其遺命。令子孫訪類遺文。當以嵩山景迂生目之。則未敢背師門之傳也。所著有易商瞿大傳。易商瞿小傳。商瞿易傳。商瞿外傳。京氏易式。易規。易玄星紀譜。晁氏詩傳。詩論。晁氏書傳。書論。晁氏春秋傳。春秋辯文。春秋年表。中庸傳。古論大傳。論語講義。壬寅孝經及五經小傳。曆譜。凡十九種。皆經學。餘書尙十餘種。晚年海陵著周易太極傳六卷。因說一卷。外傳一卷。今惟易玄星紀譜易規中庸傳見。景迂生集中。雲濠案先生所著文集。又名嵩山集。別有儒言一卷。謝山學案削記。載先生古易十二卷。易規一卷。京氏易式一卷。其太極傳外傳因說與傳同。

祖望謹案。昭德晁氏兄弟。大率以文詞遊坡谷間。如補之詠之沖之。皆盛有名。獨景迂湛深經術。親得司馬公之傳。又爲康節私淑弟子。其攻新經之學。尤不遺餘力。世但知推龜山了翁。而不知景迂更過之。宋史乃爲補之詠之作傳。而景迂失焉。陋矣。

### 儒言

六藝之志在春秋。紛然雜於釋老申韓。而不知其弊者。不學春秋之過也。

祖望謹案。儒言中所述。大抵爲新經而發。

皇道帝德。出於尙書中候緯書也。嘉祐學者。未嘗道也。孔子定書。斷自二帝。何皇之貴。武陵先生劉道原



皆云然。

祖望謹案武陵先生龍昌期。

克己之言則嘗聞之矣。勝物之言未之聞也。苟志以勝物則枯木朽株皆吾仇也。其爲有位之害則又大。極高明而道中庸一物也。或者既以一事極高明又以一事道中庸不亦戾乎。廣大精微亦然。

凡變律亂常則不當乎人心。昔公孫祿斥國師秀顛倒五經毀師法宜誅以慰天下。侯景陳梁武之失曰。敷演六經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當彼時猶有是言。彼乘勢怙力以肆說者果誰欺。溫公曰。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中者多。此公天下之言。願肯伸己而屈人。必人之同己哉。

害辭未至於害義。害義未至於害教。害教則三綱五常絕矣。謂天不足畏。凶德不足忌。百姓或可喘之類。其害教奈何。

指鹿爲馬。一時跋扈之言也。顛倒破壞先王之格言。以天下爲鹿而指之也。不亦甚乎。經言體而不及用。其言用則不及體。體用所自。乃本乎釋氏。

博學而不闕疑。則誣先哲而欺後生。

崔浩威震宇內。其五經之注。學者尙之。至勒爲石經。浩誅之後。無一人稱道其說者。則前之所傳者非經也。

荀卿之弟子。與叔孫通之弟子。皆以其師爲聖人。范陽祀安史亦曰二聖。

祖望謹案此誦蔡卞之以荆公爲聖也。

貞觀詔修五經正義。用以取士。而兩漢以來諸儒之說存而傳者。不過十之二三。逮今新義之行。而所傳十之二三者。又不知何在矣。

於詩書自爲一說以授學者。觀其向背而寵辱之。使之靡然趨己。較之焚書坑儒。其術更有善焉。

梓材謹案。當與晁氏客語。謝山稿。載錄入景迂集中。今各表而出之。

景迂生集

使周禮而尙完。王者猶損益之。况殘僞之物乎。辨語

祖望謹案。景迂謂周禮爲新室之書。曰詩書但稱四嶽。新室稱五嶽。周禮亦稱五嶽。類此不一。

惟通人有蔽。夫三先生者。亦豈無蔽哉。明道取人太吝。橫渠輕視先儒。伊川時出奇說。亦不可不知也。

今之配享孔子者。以講說文字爲功。謂劉向於漢。強聒商鞅。能必行其令。釋老申韓之說。雜然並傳。六藝

中。以上皆答袁季舉

鄭康成說中庸曰。用中爲常道也。質諸安定先生。溫公皆然。新學始析中庸爲二端。伊川亦畔二先生之

說。他人何望哉。答朱仲暉。

梓材謹案。當言晁氏客語之外。謝山所節文集七條。今移入廬陵學案者一條。移入新學案者二條。

晁氏客語

志於道德。功名不足論也。志於功名。富貴不足論也。志於富貴。則其與功名背馳亦遠矣。

事固有其理昭然。而橫辯之勝不可折者。人皆以辯勝者爲然。未可謂知言也。

古人顧是非不顧利害。若顧利害者，古人所恥。今人并利害亦不顧。古人責名必責實，但責名者，古人所恥。今人名亦不責。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事君如國人。此爲君而言也。非爲臣者所以責君。父子之間不責善，此爲父而言也。非爲子者所以責父。

無爲其所不爲，能正其行而已。無欲其所不欲，則能正其心者也。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

禮記除中庸大學，惟樂記爲最近道。表記亦近道。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

論理論己之所當爲，須從根本上論。論事論人之所當爲，須就事勢上論。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也。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如恕。

中庸之書，學者之至也。其始曰戒慎恐懼，蓋言誠也。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得聖人之意者，不取其迹。古者卜筮以決疑也，今校其窮通，聞達亦惑矣。

梓材、誦案、謝山所節吳氏客語二十條，今移入高平學案者二條，移入榮陽學案者一條，移入陳都諸儒者一條，又一條引陳述古云：人不可爲人所容，與古靈學案復出，刪之。

易玄星紀譜

初斗十二度星紀丑大雪兌上六且復初九復初九且難人上陽火七蹇

溫公康節同

未九二初一日入斗濟九二十三度范望

蹇六二初一至此郭元亨

頤六二

中九二

勤上中木八蹇

戊始復六二復六二初一日入斗十七度

未濟六三

蹇九三

頤六三

中六三養上金九頤

葛挺出復六三復六三初一日入斗

未九四初一百六十五日之畫

初火水二火火

三火木四火金

五火土六火水

七火火八火木

九火金

初木水

二木火三木木

四木金五木土

六木水七木火

八木木九木金

初金水二金火

三金木四金金

五金土六金水

牛八度

冬至坎初六結蛇蠅

復六四復六四

初一日起牛一度冬至

蹇六四九之末天度氣餘倫有六十分二十四秒  
頤六四四十分一十六秒  
學六四三十分八秒  
中天陽水下中學

兼準坎溫公

七金火八金木  
九金金踏水四  
初水水二水火

濟六五一之初日會牽牛初度冬至氣應斗指子  
蹇九五黃鍾用事  
頤六五

三水木四水金  
五水土六水水  
七水火八水木  
九水金

解蹇角

復六五復六五日舍

中九五初一日入牛五度  
學初一日入牛五度  
周陰火二復

濟上九

蹇上六

頤上九三覆陽下上木三屯

初火水  
二火火三火木  
四火金五火土  
六火水七火火  
八火木九火金  
初木水二木火

女十二度

中上九初一日舍女二度

水泉 復上六復上六

屯初九

謙初六

三 閏中下金四 屯

睽初九 初一日入女六度次三

升初六 初一日入女六度次三

元枵子 小寒坎九二 雁北

臨初九 臨初九 二三四五

屯六二 二十四秒許輪傳

日次元枵小寒氣應

謙六二 三少陽中土五 謙

睽九二 初一日入女十一度

升九二 虛舍

虛十度

鷓始 臨九二 臨九二

三木木四木金

五木土六木水

七木火八木木

九木金

初金水

二金火三金木

四金金五金土

六金水七金火

八金木九金金

初土水二土火

三土木四土金

五土土六土水

七土火八土木

屯六三

☰ 辰中上水六 睽

九土金

初水水

謙九三 初一日入虛三度 夜

二水火三水木

睽六三

四水金五水土

升九三

六水水七水火

雌始 臨六三 臨六三

八水木九水金

屯六四 上陽下火七 升

初火水二火火

謙六四 初一日入虛八度次

三火木四火金

睽九四 初一日入虛八度次

五火土六水火

升六四 初一日入虛八度次

七火火八火木

危十七度

大寒坎六三

雞始

臨六四 臨六四 十五許輪傳木亦作

九火金

☳ 干上中木八 升

初水水

屯九五 初一日入危二度

二木火三木木

謙六五

四木金五木土

睽六五

六木水七木火

升六五

八木木九木金

驚鳥 臨六五 臨六五 狩陽上金九 臨

初金水二金火

屯上六 初一日入危七度

三金木四金金

謙上六

五金土六金水

睽上九

七金火八金木

升上六

九金金

☵ 羨陰下水 一小過

初水水

范澤臨郭又準解非

水澤 臨上六 臨上六 初一日入危十一度

二水火三水木

小 過初六

四水金五水土

蒙初六

六水水七水水

益初九

八水木九水金

漸初九 差下中火二小過

初火水二火火



詠營亥立春坎六四東風解凍泰初九泰初九初一日入危十六度初一分二十一分

小六二梓材案溫公與計翰傳

室十六度

蒙九二

益六二日次詠營立春氣應斗建寅

三童下上木三蒙

漸六二初一日入室三度

始震泰九二泰九二

小過九三

蒙六三

益六三增中下金四益

漸九三初一日入室八度

冰魚上泰九三泰九三

小過九四

蒙六四

三火木四火金

五火土六火水

七火火八火木

九火金

初木水

二木火三木木

四木金五木土

六木水七木火

八木木九木金

初金水二金火

三金木四金金

五金土六金水

七金火八金木

九金金

壁九度

雨水坎九五續祭魚

泰六四泰六四初一五十九日次五

益六四初二日入室十二度  
漸六四水次四斗指寅太簇

☵ 銳中中土五漸

初土水

二土火三土木

四土金五土土

六土水七土火

八土木九土金

初水水二水火

三水木四水金

五水土六水水

七水火八水木

九水金

鴻雁 泰六五泰六五

小上六

☷ 交上上下下火七泰

初火水

二火火三火木

四火金五火土

六火水七火火

蒙上九初一日入壁五度

益上九

漸上九

草木 秦上六 秦上六

奎十六度

需初九 ☵上 中木 八 需

隨初九 ☱初 一入奎一度次 隨

晉初六 ☲初 一舍奎次七八 晉

解初六 ☵初 九與許輪次七作 解

降婁 戊 驚蟄坎上六 桃始大壯初九壯大初九 雨次九十九作二十日舍降婁

☵上 金 九 需

需九二 ☱初 一舍奎五度 需

隨六二

晉六二

解九二

倉庚大壯九二 ☱初 一入奎十度 從下 水一 隨

需九三 ☱初 一入奎十度 需

隨六三

八火木九火金

初木水二木火

三木木四木金

五木土六木水

七木火八木木

九木金

初金水

二金火三金木

四金金五金土

六金水七金火

八金木九金金

初水水二水火

三水木四水金

五水土六水水

震十二度

晉六三  
解六三

七水火八水木

九水金

初火水

三 進陰中火二晉  
應化大九三壯九三初一日入奎十四度  
為鳩壯九三壯九三初一日入奎十六度

二火火三火木

四火金五火土

六火水七火火

八火木九火金

初木水二木火

需六四 日會婁

隨九四

晉九四

解九四三

釋上木三解

春分震初九

至玄鳥壯大

九四壯大

九四壯大

初一日入震三度次

三木木四木金

五木土六木水

七木火八木木

九木金

需九五 斗指卯夾鍾用事  
隨九五 二指辰夾日次三  
晉六五 春風氣應  
三 格陰中金四 大壯

初金水

解六五初一日入婁七度  
發聲壯六五壯六五

雷上六

隨上六

晉上九

夷中陽中土五

豫

二金火三金木  
四金金五金土  
六金水七金火  
八金木九金金  
初土水二土火

準豫公同范準  
大壯郭準解非

### 胃十四度

始電大壯上六壯上六

豫初六

訟初六

樂中上水六豫

三土木四土金  
五土土六土水  
七土火八土木  
九土金  
初水水

蠱初六

初一日入胃四度次

萃初九

初一日入胃四度次

大梁西清明震六二桐華始

夫初九夫初九

許材案一十七溫公與  
輪作十八

二水火三水木  
四水金五水土  
六水水七水火

易十一度

豫六二斗次大梁穀雨氣應

訟九二爭上火七訟

蠱九二初一日入胃九度

革六二

田鼠化 夬九二夬九二

豫六三

務上陰木八蠱

訟六三初一日入胃十三度

蠱九三次四日舍大昂

革九三

虹始 夬九三夬九三

豫九四事上金九蠱

訟九四初一日入昂四度

蠱六四

八水木九水金

初火水二火火

三火木四火金

五火土六火水

七火火八火木

九火金

初木水

二木火三木木

四木金五木土

六木水七木火

八木木九木金

初金水二金火

三金木四金金

五金土六金水

穀雨震六三生始

夫九四夫九四

革九四

☳ 更地下陰水一革

豫六五初一日入昂八度次

訟九五初一日指辰姑洗用事

蠱六五初一日梓材案許輸十九秒

革九五初一日清明氣應次八日舍

天

鳴鳩拂

夫九五夫九五斷下中火二夫

豫上六初一日入畢二度

訟上九

蠱上九

革上六

七金火八金木

九金

初水

二水火三水木

四水金五水土

六水水七水火

八水木九水金

初火水二火火

三火木四火金

五火土六火水

七火火八火木

九火金

初木水

畢十六度

戴勝降  
於桑

夫上六夫上六 穀下上木三 夫

旅初六初一日入畢六度

師初六

比初六

畜初九三 裝中下金四 旅

實沈<sub>申</sub> 立夏震九四 鳴<sub>蟪</sub>

乾初九乾初九 穀雨終次二立夏 度

旅六二初四三十八分三十

師九二與許輸三十一作三

比六二日次實沈立夏氣應

斗建巳律  
中仲呂

三 衆陰中土五 師

畜九二初一日入畢十五度

出<sub>蟪</sub> 乾九二乾九二 舍參 舍鶩 次八日

旅九三

二木火三木木

四木金五木土

六木水七木火

八木木九木金

初金水二金火

三金木四金金

五金土六金水

七金火八金木

九金金

初土水

二土火三土木

四土金五土土

六土水七土火

費二度



參九度

師六三

比六三 密中上 水六 比

小九三 初一日入參二 度 比

生王瓜 乾九三 乾九三

旅九四

師六四

三 親上 下 火七 比

比六四 初一日入參六度次

畜六四 初一日入參六度次

小滿震六五 著柔 乾九四 乾九四

旅六五 六分六秒○梓材案

六作七 小滿氣應

師六五 中上 木八 畜

比六五 初一日入井二 度 日

八土木九土金

初水水二水火

三水木四水金

五水土六水水

七水火八水木

九水金

初水火

二火火三火木

四火金五火土

六火水七火火

八火木九火金

初木水二木火

三木木四木金

井三十三度

畜九五

死離草 乾九五 乾九五

旅上六

☵ 彊上 金九 乾

師上六 初一日入井六度

比上六

畜上九

孟秋 正 乾上九 乾上九

大有 初九 ☵ 睽下 水一 乾

家人 初九 初一日入井十三日

井初六

咸初六

鶉首未 芒種 震上六 蟄蟻 姤初六 姤初六

☲ 盛下中 火二 大有

五木土六木水

七木火八木木

九木金

初金水

二金火三金火

四金金五金土

六金水七金火

八金木九金金

初水水二水火

三水木四水金

五水土六水水

七水火八水木

九水金

初火水

大有九二初一日入井十五度

家人六二初二日入井六十七度

井九二初三日入井三十九度

咸六二初四日入井十二度

鳴鳩始 姤九二初三日入井三十九度

大有九三初一日入井二十度

家人九三初二日入井二十二度

井九三初三日入井二十四度

咸九三初四日入井二十六度

☳ 法陰中下金四井

反舌 姤九三初一日入井二十四度

大有九四初二日入井二十六度

家人六四初三日入井二十八度

井六四初四日入井三十度

二火火三火木

四火金五火土

六火水七火火

八火木九火金

初木水二木火

三木木四木金

五木土六木水

七木火八木木

九木金

初金水

二金火三金木

四金金五金土

六金水七金火

八金木九金金

咸九四 應中 土五 咸

初土水二土火

夏至離初九 鹿角 姤九四 姤九四 初一日入井芒種終次五

三土木四土金

大有 六五 夏至斗指午養實用

五土土六土水

家人 九五 初一日入井芒種終次五

七土火八土木

井九五 梓材案溫公與許

九土金

作五 夏至氣應

☰ 迎陰 中上 水六 咸

初水水

鬼四度

鳴 姤九五 姤九五 初一日入井三十三

大有 上九

家人 上九

井上六 遇上 火七 姤

咸上六 初一日入井芒種終次五

三火木四火金

柳十五度

牛夏 姤上九 姤上九 初一日舍柳

鼎初六

豐初九

三三 竈上 下木 八鼎

渙初六 初一日入柳五度次

履初九 初一日入柳五度次

鶉火 周午 小暑 離六二 至 風 遯初六 遯初六 七秒〇梓材案許輪

鼎九二 溫公作廿八 日次鶉火小暑氣應

斗建未律申林鐘

豐六二 三三 大上 上金 九豐

渙九二 初一日入柳十九日

履九二

居蟄 遯六二 遯六二

鼎九三

五火土六火水

七火火八火木

九火金

初木水

二木火三木木

四木金五木土

六木水七木火

八木木九木金

初金水二金火

三金木四金金

五金土六金水

七金火八金木

九金金

星七度

☳ 廊下水一豐

初水水

豐九三 初一日入柳十四度

二水火三水木

渙九三 日會七星

四水金五水土

履六三

六水水七水火

學乃 遯九三 遯九三

八水木九水金

鼎九四 ☱ 文陽中火二 渙

初火水二火火

豐九四 初一日入星四度

三火木四火金

渙六四 日會張

五火土六火水

履九四

七火火八火木

大暑 離九三 為餐草 遯九四 遯九四

九火金

☳ 禮下上木三履

初木水

張十八度

鼎六五 初一日入張一度

二木火三木木

豐六五 案許輪二秒作三

四木金五木土

渙九五 大暑氣應

六木水七木火

履九五

八木木九木金

土潤 晦 遯九五 遯九五 遯中陽下金四 遯

初金水二金火

鼎上九 初一日入張六度 二百一十七日

三金木四金金

豐上六

五金土六金水

渙上九

七金火八金木

履上九

九金金

唐中土五 遯

初土水

大雨 時行 遯上九 遯上九 初一日入張十度 一百一十一日

二土火三土木

恆初六

四土金五土土

節初九

六土水七土火

同 人初九

八土木九土金

損初九 常中上水六 恆

初水水二水火

鶉尾已 立秋 離九四 涼風 否初六 否初六 初一日入張十五度 次五大暑終次六立

三水木四水金

恆九二 初一二百一十六日

五水土六水水

翼十八度

節九二次七○梓材案溫公  
同六二與許輪二十五作二

七水火八水木  
九水金

立秋氣應日次鶉尾斗建  
申律中夷則次九日舍翼

度陰下火七節

初火水

損九二初一日入翼一度

二火火三火木

白露 否六二否六二

四火金五火土

恆九三

六火水七火火

節六三

八火木九火金

同人 九三 永陽中木八同人

初木水二木火

準同人溫公同二宋陸范王皆  
準恆非○梓材案許輪作永節

損六三初一日入翼一度

三木木四木金

鳴蟬

否六三恒卦次六起立秋初

五木土六木水

恆九四行張十五度子易莽

七木火八木木

節六四象節卦初一行翼

九木金



二度九度于易非日  
同人卦今從之○梓  
材案今本溫公太玄  
解三十六作二十六  
節卦初一作次二

☶ 晁 上金 九 同人

同人 九四 初一日入翼十度次  
九立秋終

損六四 初一二百三十九日

處暑離六五 豐乃否九四否九四

恆六五

節九五 減下人陽水一損

同人 九五 處暑斗指申夷則用

損六五 初一二百四十五日

天地始肅 否九五 初一分許輪作一案

恆上六 初四十一分七溫公作

七秒 處暑氣應次九日會軫

初金水

二金火三金木

四金金五金土

六金水七金火

八金木九金金

初水水二水火

三水木四水金

五水土六水水

七水火八水木

九水金

軫十七度

☷ 陰中火 二否

初火水

節上六 初一日入軫一度

二火火三火木

同入上九

四火金五火土

損上九

六火水七火火

農乃否上九 否上九

八火木九火金

巽初六 ☴ 守下陽上木 三否

初木水二木火

萃初六 初一日入軫六度

三木木四木金

畜初九

五木土六木水

賁初九

七木火八木木

壽星辰 白露離上九 鴻雁 觀初六 觀初六

九木金

☷ 陰中下金 四巽

初金水

巽九二 初二日入軫十度

二金火三金木

萃六二 初一日入軫十五度

四金金五金土

畜九二 初三日入軫二十度

六金水七金火

賁六二

公作三十四  
白露氣應日指壽星  
斗建西律中南呂

八金木九金金

玄鳥 歸 觀六二 觀六二 三三

聚陽中 土 五 萃

初土水二土火

巽九三

初一日入軫十五度  
初二日入軫十三度

三土木四土金

萃六三

次七日舍角○梓材  
案許翰云考軫角之

五土土六土水

畜九三

問一度與太玄錯此  
厝蓋本漢志

七土火八土木

賁九三

九土金

角十二度

羣鳥 養蓋

觀六三 觀六三

初一日入角二度  
初二日入角六度  
初一日入角六十六日

二水火三水木

巽六四

四水金五水土

萃九四

六水水七水火

畜六四

八水木九水金

賁六四 三三

飾上陽 下火七 賁

初火水二火火

兼準兌 溫公

三三 積陰中上 水 六 畜

初水水

秋分兌初九雷乃觀六四觀六四初一日入角七度次

巽九五斗指西南呂用事

萃六五次八三六分一十

畜六五與許輸一十四作十

秋分氣應

三火木四火金

五火土六火水

七火火八火木

九火金

☱ 疑上上木八賁

初木水

準賁溫公同宋陸王郭象巽范象震非○梓材案許輸作疑觀

賁六五初一日入角七十五度

二木火三木木

登壞戶觀九五觀九五次四日舍亢

四木金五木土

巽上九

六木水七木火

萃上六

八木木九木金

畜上九☱ 視上上金九觀

初金水二金火

賁上九初一日入亢四度

三金木四金金

水始潤觀上九觀上九

五金土六金水

亢九度

歸初九

七金火八金木

无初九

九金

三 沈下 水一 觀

初水

準觀温公同諸家象兌非梓材案許輪作沈歸妹

明初九

初一日入亢八度○梓材案許輪作四氏

二水火三水木

困初六

初一二百八十四日

四水金五水土

氏十三度大火卯寒露兌九二鴻雁剝初六剝初六

來賓剝初六剝初六

六水水七水火

无九二

八水木九水金

无六二三

內下陽中火二歸妹

初水火二水火

明六二初

一日入氏四度次

三火木四火金

困九二初

一秋分終次三寒露

五火土六火水

雀入大剝六二剝六二

與許輪二梓材案温公

七火火八火木

歸六三二

次大火寒露氣應

九火金

斗建戊律中無射

☰ 去下上木三 无妄

初木水

无妄 六三 初一日入氏八度

二木火三木木

无妄 九三

四木金五木土

困 六三

六木水七木火

黄鞠有 剝 六三 剝 六三

八木木九木金

歸 九四 三 晦 中下 金 四 明夷

初金水二金火

无妄 九四 初一日入氏十三度

三金木四金金

明夷 六四 次七日舍房

五金土六金水

困 九四

七金火八金木

房五度

霜降 兌 六三 射乃 祭獸 剝 六四 剝 六四

九金金

☷ 膏 中 中 土 五 明夷

初土水

歸 六五 初一日入房二度

二土火三土木

无妄 九五 初一日入房二度

四土金五土土

明夷 六五 初三日入房二度

六土水七土火

困九五二作十三溫公作一十三

霜降氣應次八日舍心

八土木九土金

心五度

草木剝六五三窮中上水六困

初水水二水火

歸上六初一日入心二度

三水木四水金

无上九日舍尾

五水土六水水

明上六

七水木八水木

困上六

九水金

三割上下火七剝

初水火

尾十八度

蟄蟲咸備剝上九初一日入尾十一度

艮初六

二火火三火木

既初九

四火金五火土

噬初九

六火水七火火

大過初六三止上木八艮

八火木九火金

析木寅立冬兌九四水始坤初六初一日入尾六度次八霜降終次九立冬

初木水二木火  
三木木四木金

艮六二 初一三百一十六日

既濟六二

噬嗑六二

☶ 堅上金九 艮

過大九二 初一日入尾十度

地始 坤六二 坤六二 初一八分十九秒 ○ 梓材案溫公與許翰

艮九三 斗建亥律中應鍾

既濟九三 斗建亥律中應鍾

噬嗑六三 成下下水一 既濟

過大九三 初一日入尾十五度 初一日入尾二十五日

坤入大 坤六三 坤六三 次九日舍箕

艮六四

既濟六四

☷ 關下中火二 噬嗑

五木土六木水

七木火八木木

九木金

初金水

二金火三金木

四金金五金土

六金水七金火

八金木九金金

初水水二水火

三水木四水金

五水土六水水

七水火八水木

九水金

初火水



箕十一度

噓九四初一日入箕十九度

二火火三火木

大過九四

四火金五火土

小雪兌九五虹藏坤六四坤六四

六火水七火火

艮六五

八火木九火金

既九五 失下陽上木三大過

初木水二木火

噓六五初一日入箕六度立

三木木四木金

大九五初一日入箕三十四度

五木土六木水

天氣上騰坤六五坤六五次四二十六分一十

七木火八木木

艮上九許輸一十作十一

九木金

劇中下金四大過

初金水

既上六初一日入箕十度

二金火三金木

噓上九次四日舍斗

四金金五金土

大過上六

六金水七金火

斗二十六度

閉塞而成冬而坤上六坤上六

八金木九金金

☰ 馴 中 土 五 坤  
初一日入斗四度  
初一日入斗四十三日

初土水二土火

三土木四土金

五土土六土水

七土火八土木

九土金

初水水

二水火三水木

四水金五水土

六水水七水火

八水木九水金

☰ 將 中 上 水 六 未 濟

未濟 初六 初二日入斗八度  
次小雪終次三大雪

蹇 初六 初一日入斗四十七日  
次八○梓材案許輸

頤 初六 次八作八三十八  
次大星紀大雪氣應

中孚 初九 斗建子律中黃鐘

其後序曰說之在嵩山得溫公太玄集解讀之益知揚子雲初爲文王易而作玄姑託基於高辛及太初二曆此二曆之斗分強弱不可下通於今亦無足議溫公又本諸太初曆而作玄曆其用意加勤矣然簡略難明繼而得康節先生玄圖布星辰辨氣候分晝夜而易玄相參於中爲極悉矣復患其傳寫駢委易亂歲月斯久莫知其躅手欲釋而意不置乃朝維夜思取曆於圖合而譜之於是知子雲以首準卦非出

於其私意。蓋有星候爲之機括。不得不然。古今諸儒之失。則多矣。如羨準小過。而以準臨。則失之。是時水澤腹堅。已終於臨上六。而小過初六用事矣。或者以羨準解。尤非是。夷準豫。而以準大壯。則失之。是時始電。終於大壯上六。而豫初六用事矣。應準咸。而非離。沈準觀。而非兌。惟震離兌坎。是謂四正卦。易所不用。則玄亦無所準矣。且玄既不準坎震。而乃獨準離兌邪。永準同人。而非恆。先此涼風。至常已準恆。繼之以白露降。度乃準節。今永當寒蟬鳴。則準同人。豈可汨亂後先。乃復準恆於後耶。疑準賁。而非巽。蓋鴻雁來而翁準巽。玄鳥歸而聚準萃。羣鳥養羞而積準大畜。雷乃收聲而飾準賁矣。疑當蟄蟲坏戶。則又可汨亂後先。乃復準巽耶。或者以疑準震。尤非是。此難與諸家口舌辨。而案譜以視之。則彼自屈矣。此譜之所以作也。辟準乾。而在地中。則無當於乾。沈準觀。而在人中。則無當於觀。守再準否。而無當於否。馴準坤。而星窮候盡。則無當於坤。將準未濟。而析木之已終。星紀之未見。則火不能降。以濟水。水不能升。以濟火。此玄又以明易之陰陽進退盈虛之幾者也。惟坤既無當於卦。則無當於爻。以示爲用者八十。而一則虛也。虛一者。卽虛五也。易天地五十五之數。與夫大衍四十九之數。復七日之數。其所以虛而無用者。坤以藏之也。陰虛無用。而運行無疆。陽則始終變化而不息。故驅準乾。而爲冬至之終。辟又再準乾。而爲夏至之始。與馴之準坤者不同也。易乾坤之闢闔。乃著易以頤中孚爲一氣。玄則始之於中。終之於養。通而候之。則養退乎一日。中進乎一日。易之歲功。乃建中先乎周。以明中孚之生復。迎先乎週。以明咸之生姤。易之月紀。乃正易三百八十四爻。以直日。而夜藏其用。玄之用百二十九。贊則各分晝夜而用事。易之日法。乃全曰。中曰。更曰。減。是謂三玄。而三易之相盪。乃不誣。凡此之類。若玄之異乎易者。而於易則深。研幾之功。則

大矣。如養爲陽而中不爲陰，對爲金而羨不爲土之類。則又若玄之自相詭異者。然變化之微，於是乎在。學者案譜以視之，則皆易了矣。圖曆所用斗分，自有強弱，不能同并。古今諸家異同之說，悉以著之。學者可自考焉。顧僕之愚，何足以與此。然用意專而私竊好之，以俟將來之知易者。嗚呼，苟不明乎易，則亦無以玄爲，而不通乎玄者，則又乃徒爲易也。可不勉諸。今之學者，知尙其辭耳，而莫知其辭之所自來，寧顧此邪。或曰：歐陽公不讀玄，而於易何如。曰：子非歐陽公，奈何。

梓材匯案易玄星紀譜，謝山學案稿本謂宜全錄，而未錄入。初校時未得其譜，祇從朱氏經義考錄其後序，及余三入都門，始得見之。徐星伯儀部家，而初刻之版，旋燬於逆夷，今因重校具載之。

### 附錄

以道古易，謂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故用漢田何本以正之。

太極傳外傳因說則康節之學，其紹聖中所作商瞿傳本，以兵火失去，晚年居海陵，復爲此書。

易規自序曰：山縣無事，輒以所聞讀易自娛。若著書則不取，而又未能忘言於斯世也。作易規十有一篇。

京氏易式自序曰：元祐戊辰仲冬，在兗州爲此書。江淮間有好事者，頗傳去。今三十年矣，不得不修定。惟是其已出者，未容改易。奈何。昔人自期死，而後傳其所著之書，用意深矣。

東坡盛時，李公麟至爲畫家廟像，及南遷，遇其子弟，障而過之，以道以此薄其爲人，盡棄其畫。

呂紫微童蒙訓曰：近世故家惟晁氏，因以道申戒子弟，皆有法度，羣居相處，呼外姓尊長，未有敢舉其字者。其餘皆不能如是。晁公武曰：易玄星紀譜，以溫公太玄曆及康節太玄準易圖合而譜之，以見揚雄以

首準卦非出私意。蓋有星候爲之機括。且辯正古今諸儒之說。如羨不當準臨夷。不當準大壯之類。凡此難與諸家口舌爭。觀譜則彼自屈矣。

李巽巖曰。晁氏專主北學。凡故訓多取許叔重說文解字。陸德明音義。僧一行李鼎祚陸希聲及本朝王昭素胡翼之黃聲隅輩所論。亦時采掇。呂汲公古易於文字句讀。初無增損。景迂則輯諸家異同。或斷以己意。有增有損。蓋呂晁各有師承。初不祖述。而其指歸。則往往暗合。

汪玉山與呂逢吉書曰。晁以道力闢王安石。因安石尊孔子。并孟子而非之。不亦過乎。

祖望謹案。景迂不喜孟子。蓋亦迂叟之派。其說經不苟同於前儒。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晁景迂其學固難。然質厚而少穿鑿。可取者固多。大抵北方前輩。議論雖各有疵。要可養忠厚。革浮囂。自當兼存。

謝山景迂先生船場祠堂碑銘曰。景迂先生。以大觀之庚寅。講居甬上船場。其後七十餘年。而監官王季和爲立祠。放翁記之詳矣。雲濠案季和名鶴。美陽人。又案放翁于景迂爲彌甥。先生經學奧衍。不肯苟同。箋疏自成一家。誠如放翁所言。願其謂諸經皆成於甬上。則未然。蓋先生經說。皆早出。其晚年易玄星紀譜。則在船場。先生最師法溫公。故取其太玄曆及康節太玄準易圖合而譜之。謂揚氏以首準卦皆有星候爲之機括。非出私意。因歷辯諸家談玄之失。亦奇作也。先生自跋其尾曰。今年始見剛說明州。令人意氣自倍。蓋先生當百折之餘。風節增峻。若此。固非窮愁著書者所可比也。當是時。甬上經學尙未盛。先生首以正學之傳。博聞精詣。倡教於此。於是陳文介公有諸經說。而王

茂剛以處士喜說易。彬彬興起。其有功於吾鄉爲甚侈。先生之對漕使。嘗有無船無木之語。則想見當日之場務。蕭然無有。故得布卦吞爻。分辰列算。其暇則終日一杯。哦詩於超然亭畔而已。

### 景迂學侶

#### 太中晁先生詠之

晁詠之字之道。以道之弟。少有異材。東坡爲揚州時。先生從兄補之爲倅。以先生詩獻。東坡曰。有才如此。獨不令一識面乎。舉宏詞第一。元符末。以黨籍廢斥。後官終左太中大夫。參姓譜

#### 宣教劉漫翁先生義仲別見涑水學案

#### 教授汪青溪先生革別見榮陽學案

### 景迂同調

#### 太常吳先生械

吳械字才老。建安人。舉重和元年進士。召試館職。不就。除太常丞。忤時宰。出通判泉州。剛直有謀。明恕能斷。所著有書碑傳詩補音論語指掌考異續解楚辭釋音韻補。又作字學補韻。朱子謂近代訓釋之學。唯才老爲優。因據以叶三百篇之韻。參圖書

梓材謹案。景迂生答吳才老先輩書云。以足下鄉里論之。紫微陳舍人。御人孫中丞。秘書崔監。皆高郵成人也。蓋陳謂陳希顏。孫謂孫莘老。崔謂崔伯益。皆高郵人物。又見答陳廷藻書。則先生本高郵人。景迂元豐五年進士。先重和三十餘年。猶稱先生爲先輩。殆引爲同調矣。

附錄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吳才老之說。就解論語上看。則有味。原其所發。則渠平生坐在記誦考究處。故凡何必讀書之類。辯之必力。其發亦自偏。

景迂門人孫邵三傳。

直閣朱先生弁

朱弁字少章。婺源人。少穎悟。讀書日數千言。既冠。入太學。晁景迂見其詩。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新鄭介汴洛間。多故家遺俗。先生遊其中。聞見日廣。靖康之亂。家碎於賊。先生南歸。建炎初。議遣使問安兩宮。先生奮身自獻。詔補修武郎。借吉州團練使。爲通問副使。至雲中。見黏罕。邀說甚切。黏罕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先生復與書。言用兵講和利害甚悉。紹興二年。正使王倫歸。先生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先生。先生臥起與俱。金人迫先生仕。劉豫且諫之曰。此南歸之漸。先生曰。豫乃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遣以困之。先生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爲屈。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先生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耶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訣後使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爾。乃具酒食。召被掠士夫。飲半醕。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舉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

視先生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金人知其終不可屈。遂不復強。王倫還朝。言先生守節不屈。帝爲官其子林。賜其家銀帛。會黏罕等相繼死。先生密疏其事。及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等間行歸報。其後倫復歸。又以先生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賜吳興田五頃。帝謂丞相張浚曰。歸日常以禁林處之。八年。金使烏陵思謀石慶充至。稱先生忠節。詔附黃金三十兩。以賜。十三年。和議成。先生得歸。入見便殿。先生謝。且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此皆知時知幾之明驗。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末兆。金人以黷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納其言。賜金帛甚厚。先生又以金國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書畫爲獻。奏檜惡其言敵情。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祕閣。有司校考其十七年。應遷數官。檜沮之。僅轉奉議郎。十四年卒。先生爲文。慕陸宣公。援據精博。曲盡事理。詩學李義山。詞氣雍容。不蹈其險怪奇澀之弊。金國名王貴人多遣子弟就學。先生因文字往來。說以和好之利。及歸。述北方所見聞忠臣義士朱昭史抗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傅偉文李丹五臺僧寶真婦人丁氏晏氏小校閻進朱勤等死節事狀。請加褒錄。以勸來者。有聘游集四十二卷。書解十卷。曲洧舊聞三卷。續散轍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參史傳。

祖望謹案。景迂弟子可考者。惟王太保安中。朱奉使奔二人而已。然安中當景迂令無極時。修長牋。



執及門禮。自言以新學竊一第爲親榮。非其志也。景迂曰。爲學當謹初。何患不遠到。安中所以築室榜曰初寮者。此也。議論聞見。多得之景迂。及旣貴顯。遂諱景迂之學。但稱成州使君四丈。無復先生之號。君子醜之。且安中本由梁師成得大用。則亦辱其傳矣。故不爲立傳。而但以曲洧附見。特村案初寮之傳。當立於新學略。而是卷第爲標目於門人之末可也。

太保王初寮安中別見荆公新學略。

太中門人

待制邵澤民溥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卷二十三

滎陽學案表

呂希哲	子好問
申公子	子切問
祖徠野江學	孫本中別爲紫微學案
侶安定泰山百	
源伊川熊伯	汪革
張王荆公門	從子大經
人	
廬陵濂溪再	汪莘

傳

黎確

汪大經  
見上青溪家學

謝逸

謝邁

子楫

趙演

饒節

顏岐

孫覺別見安定學案

李常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並榮陽講友

### 榮陽學案

祖望謹案榮陽少年不名一師。初學於焦千之。廬陵之再傳也。已而學於安定。學於泰山。學於康節。亦嘗學於王介甫。而歸宿於程氏。集益之功。至廣且大。然晚年又學佛。則申公家學未醇之害也。要之榮陽之可以爲後世師者。終得力於儒。述榮陽學案。梓材案呂侍講傳及呂氏雜志附錄。原在安定學案。謝山序錄別定爲榮陽學案。

胡程門人歐周再傳。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呂希哲字原明河南人梓材案呂氏世爲東萊人自文靖公始居京師爲河南人正獻公之長子也正獻相哲宗先生徧交當世之學者與伊川俱事胡安定在太學並舍年相若也其後心服伊川學問首師事之梓材案伊洛淵源錄先生家傳略云公始從安定胡先生受于太學後遷從孫先生復石先生介李先生觀王公安石學又嘗師事程先生頤而明道程先生顥及橫渠張先生載兄弟孫先生覺李公常皆與公游第考先生之于徂徠盱江蓋在師友之間與范忠宣同故謝山序錄特著學于安定學于泰山而不及石李二先生也王荆公謂士未官而事科舉者爲貧也有官矣而復事於此是僥倖富貴利達學者不由也先生聞之遂棄科舉以蔭入官荆公爲政將置其子雱于講官以先生有賢名欲先用之先生辭曰辱公相知久萬一從仕將不免異同則疇昔相與之意盡矣荆公乃止元祐中伊川歸洛貽書范內翰祖禹曰丞相久留左右所助一意正道者在原明爾父喪後祖禹始薦爲崇政殿說書言正心誠意天下自化身不能修雖左右之人且不能喻況天下乎擢右司諫累辭未獲蘇文忠戲之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先生曰苟不得辭當以楊畏爲首以畏爲文忠所厚也會紹聖黨論起出知懷州謫居和州徽宗初復官知單州召爲光祿少卿直祕閣知曹州尋奪職知相州邢州奉祠流寓淮泗間日讀易一爻默坐沈思政和中卒年七十八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時覺動心數年前大病已稍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禮部尙書豐稷嘗舉先生自代詞云心與道潛湛然淵靜所居則躁人化聞風則薄夫敦

雲濠匯案豐清敏公遺事載先生述中靖國間爲祕書少監時曾布不樂其在朝諷侍御史陳次升言之以爲資淺望輕左遷光祿少卿時公初除禮部尙書大不平之卽薦以自代云則先生之見重于清敏者深矣

### 呂氏雜志

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蠶以供祭服非無良農工女以爲人之所盡事親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

爲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卽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邪

梓材匯案梨洲所錄雜志六條今移爲附錄一條移入泰山學案一條

### 蔡陽公說補

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肅尹京時民有自言有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可以少媿矣人皆可以爲堯舜於此知之

所在有鄉先生處則一方人自別蓋漸染使之然也人豈可不擇鄉就士

少年爲學。惟檢書最有益。記得精。便理會得子細。

讀書編類語言相似作一處。便見優劣是非。

治人事天。莫若尚修養家。以此爲要術。然事事保慎。常令有餘。持身保家安邦之道。不越於此。不止養生也。老子之論。亦當於理。

惟王者爲能備物。惟聖人爲備德。

子產有數事。失君子氣象。如言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又曰。子寧以他規我。如此之類。全無君子氣象。

張良說漢祖詐秦卒。大不類平日所爲。

中人以下。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未之有也。

學者讀書。須要字字分明。

梓材諸案謝山節錄本十六條。今移爲附錄一條。移入廬陵學案二條。澗水學案一條。范呂諸儒一

條。新學略一條。

附錄

正獻居家。簡重寡默。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先生。然教之。事事循規蹈矩。甫十歲。祁寒盛暑。侍

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紉衣服。

惟謹。行步出入。不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經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接目。

正獻倅穎州。歐陽文忠適知州事。焦伯強千之客文忠所。嚴毅方正。正獻招之爲諸子師。諸子少有過差。

伯強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時先生方十餘歲，內則正獻與申國夫人教訓之嚴，外則焦師化導之篤，故先生之成就德器如此。

正獻常語張文潛曰：此子不欺閭室。

守官京師，不謁臺諫，遇遷轉一謁執政，過此不見也。

監陳留稅務，章樞密質夫知縣事，雅敬愛之。一日語次，忽相陵折，先生不爲動，質夫笑曰：誠厚德也。適來相試耳。

監稅時，汪輔之居陳留，恃才傲物，獨重公。橫渠聞曰：是所謂蠻貊可行者也。

正獻作相時，弟希純已官省寺，先生尚滯管庫。正獻歎曰：當世善士，吾收拾略盡，而獨以吾故置不用，命也。申國夫人笑曰：是亦未知其子也。是子豈以功名爲榮辱哉！以上梨洲原本。

百家謹案：呂氏家教近石氏，故謹厚性成，又能網羅天下賢豪長者以爲師友，耳濡目染，一洗膏粱之穢濁，惜其晚年更從高僧游，盡究其道，斟酌淺深而融通之，曰佛氏之道與吾聖人膾合。夫聖人以盡倫理爲道，種種相背，不啻冰炭，是先生於師門之旨，不無差謬也。

正獻廣用當世賢士，人之有一善無不用也。嘗以數幅紙書當世名士姓名，既而失之，後復見此紙，則所書人悉用之矣。嘗親書遺公曰：當世善士無不用者，獨爾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

張采謹案：大臣事君，此爲第一義，然只須不當使知恩自己出。

除諫官，累辭未獲。蘇子瞻在邈英戲謂之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公笑而不答。退謂范淳大曰：若辭不

獲命必以楊畏爲首。時畏方在言路，以險詐自任，頗爲子瞻所厚。公故及之。

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卻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閒居日讀易一爻，徧攷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沈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榷得失，久之方罷。

晚年習靜，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自歷陽赴單父，過山陽渡橋，橋壞，輦人俱墜，浮於水，而公安坐輦上，神色不動。從者有溺死者。時徐仲車先生積年已七十矣，作我敬詩贈公曰：我敬呂公，以其德齒敬之愛之。何時已已。美哉呂公文在其中，見乎外者。古人之風，惟賢有德，神相其祉，何以祝公，勿藥有喜。

爲郡令，公幣多畜鮓魚諸乾物，及笱乾蠶乾，以待賓客，以減雞鴨等生命也。

仙源嘗言與公爲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以上黃氏補本。

或問公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是何等人？若是答他，卻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也。呂氏雜志。

本中問兄弟之生，相去或數日，或數月，其爲尊卑也微矣，而聖人直如是分別長幼，何也？曰：聖人重先後之序，如天之四時，分毫頃刻，皆有次第，物理自然，不可易也。補。

晁氏客語曰：原明初作侍講，劄子陳所學云：人君之學，不在於徧讀雜書，多知小事，在於正心誠意。補。

紫微童蒙訓曰：榮陽公嘗榜文中子數語於家中壁上，曰：予之室，酒不絕注，日用有節，禮不缺也。補。

又官箴曰：榮陽公爲單州，凡每月所用雜物，悉書之庫門，買民間，未嘗過此數。民皆悅服。黃氏補。

朱子曰。呂公家傳。深有警悟人處。前輩涵養深厚。乃如此。但其論學殊有病。如云。不主一門。不私一說。則博而難矣。如云。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則約而陋矣。舉此二端。可見其本末之皆病。此所以流於異學。而不自知其非邪。而作此傳者。又自有不可曉者。如云。雖萬物之理。本末一致。而必欲有爲。此類甚多。不知是何等語。又義例不明。所載同時諸人。或名或字。非褒非貶。皆不可攷。至如蘇公則前字後名。尤無所據。豈其學無綱領。故文字亦象之。而然邪。最後論佛學。尤可駭歎。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背戾之甚哉。夫以其資質之粹美。涵養之深厚。如此。疑若不叛於道。而窮理不精。錯謬如此。流傳於世。使有志於道而未知所擇者。坐爲所誤。蓋非特莠之亂苗。紫之亂朱而已也。黃氏補

蔡陽講友

龍學孫莘老先生覺別見安定學案。

龍學李公擇先生常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蔡陽家學歐周三傳。

右丞呂先生好問。

呂好問字舜徒。蔡陽先生希哲子也。以蔭補官。坐黨人子弟廢。蔡卞得政。諷之曰。子少親我。則列顯階。先生笑而不答。靖康元年。以薦擢御史中丞。先是徽宗將內禪。詔解黨禁。除新法。而蔡京黨戚害其事。莫肯行。先生上疏言利害。欽宗嚮納。又疏蔡京過惡。乞投海外。削王安石王爵。褒表江公望等。除青苗之令。章



疏十上。每奏對。帝雖當食。每使畢其說。欽宗再幸金營。先生實從。已而金人立張邦昌。以先生爲事務官。因說邦昌以利害。使亟還政。且書白康王宜自立。金人既退。高宗卽位。先生奉太后書詣行在。高宗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尙書右丞。以恩封東萊郡侯。避地卒於桂州。參史傳。

雲濠諸案紫微稱先生爲東萊公。以其封東萊郡侯也。又案呂氏世居東萊。紫微當日並稱東萊先生。其從孫伯恭亦稱東萊先生。祖孫往往奉溫學者不可不知。

縣令呂先生切問

呂切問字舜從。東萊公之弟也。於紫微爲仲父。守官會稽。或譏其不求知者。先生對曰。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愼。乃所以求知也。紫微童蒙訓述之曰。此語甚好。補

附錄

紫微曰。叔父舜從。旣與東萊公從當世賢士大夫游。嘗訓子弟曰。某幸從賢士大夫游。過相與重。然某自宥所爲。才免禽獸之行而已。未能便合人之理也。何得過相與邪。前輩自警如此。

梓材諸案先生兄弟數事。李君行田明之田誠伯諸先生。詳見安定學案。范呂諸儒學案。呂范諸儒學案。所謂從當世賢士大夫游者。可見矣。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別爲紫微學案。

蔡陽門人

教授汪青溪先生革

汪革字信民，臨川人也。紹聖四年進士，官楚州教授。呂侍講原明方居符離，先生從之學，稱高弟。侍講嘗曰：黃憲、茅容之儔也。分教長沙，張侍郎舜民在焉，相與講學極契。蔡京當國，召爲宗正博士，力辭不就。曰：吾不能附名不臣傳，復爲楚州教授以卒。年止四十，侍講爲志其墓。晁景迂有詞哀之。先生篤實剛直，惜不免墮於禪學，則侍講之所夾雜也。故其詩云：富貴空中花，文章木上瓊。要知真實地，惟有華嚴境。不得入聖人之室矣。然其言云：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固名言也。學者稱爲青溪先生。雲濤案：青溪一作清溪。有論語直解、青溪集。謝逸與弟邁皆學於侍講。當事以八行薦，無逸力辭。兄弟終身，老死布衣。其高節蓋得侍講之力。信民貽之詩曰：新年更勵於陵操，妻子同鋤五畝蔬。蓋不當唯以詞人目之。以下補

附錄

呂紫微曰：汪信民，政和間諸公，熟聞其名，除國博，欲漸用之，竟辭不受。謝無逸以八行薦，堅卻之。諸公皆卓然自立，不媿古人，邇來流俗，不復以爲貴矣。

梓材：諸案童蒙訓是條，先言夏侯文、施唐文、恕、范文、正、平、劉文、跋、蹈兄弟，而卒以諸公云云。今各散入學案，不贅。

### 推官汪歸愚先生萃

汪莘字叔野，青溪先生革弟也。方游於侍講之門，學行亞於其兄。以詩名，爲洪州推官。其所著曰歸愚集。雲濤：諸案休寧有汪布衣，與先生同名，字叔耕，爲朱子講學之友。

### 知州黎先生確

黎確字介然。□□人也。官至吏部侍郎。龍圖閣待制。知漳州。崇寧間。汪信民革饒德操節。與先生游宿州。呂侍講原明在焉。皆往受學。時頗賦詩。詆及時事。侍講不以爲然。會侍講病。先生輩朝夕侍疾。既愈。侍講爲作麥熟縑絲等曲。歌詠當世。以諷止。先生輩諸人得詩。皆慚懼。詣侍講引咎。因和其詩。不欲作前語。時謂其師弟之間。雍容感發。有儒者氣象。侍講之孫居仁。稱先生特立勁氣。如鑽石云。

徵君謝溪堂先生逸

謝竹友先生邁合傳

謝逸字無逸。臨川人也。學者稱爲溪堂先生。少孤。博學工文詞。而操履峻潔。與汪信民爲學侶。故得從呂侍講原明之門。再舉進士不第。遂不仕。山谷嘗曰。斯人在館閣。又何減於晁張。而李商老謂其文步趨劉向韓愈。則世之僅以詩稱先生者。尙方隅之見也。然先生亦并不僅以文侍講之孫居仁嘗曰。無逸兄弟終身勵行。在崇觀間。一無所污。八行之薦。力辭不赴。劉後村亦嘗曰。韓子蒼輩。以詩得貴顯。而二謝終身布衣。不可及也。斯其所以爲侍講之弟子。與先生所著有春秋廣微樵談溪堂集。雲濠案四庫書目溪堂集十卷。弟邁字幼槃。同學于侍講。與兄齊名。居仁稱其詩曰。無逸似康樂。幼槃似元暉。有竹友集。雲濠案陳直齋書錄解題竹友集十卷。

趙先生演附子相

趙演字仲長。汝漢人也。呂侍講原明之壻。從侍講學。侍講之謫符離也。先生時時來省。事侍講如嚴父。疾病則執藥牀下。屏氣兀立。終日侍講命之去。始去。先生謹厚篤實。動法古人。侍講之子好問曰。今世人之

所言者。趙丈口中。從未有此也。侍講之孫本中曰。先正獻公嚴重清靜。出於天性。范內翰淳夫。公之壻。酷似公。而仲長亦似之。先生子柑。字才仲。時稱其詩。與蘇過齊名。而文學柳州。世其學。

饒德操節

饒節字德操。臨川人。從學呂侍講。以不合於曾布。毅然棄去。亦甚豎風節。及其末路。遂爲緇衣。則可臧矣。甚至貽呂居仁詩。勸以胡牀趺坐。專意學道。何其謬也。

侍郎顏夷仲岐

顏岐字夷仲。魯人。祭酒復之子也。嘗從滎陽學。故與紫微善。累官門下侍郎。阻李忠定之入相。則有媿於師門矣。然紫微與之通問。終身不絕。

附錄

呂舍人官箴曰。予嘗爲秦州獄掾。顏夷仲以書勸予治獄次第。每一事寫一幅相戒。如夏月取罪人。早間在西廊。晚間在東廊。以避日色之類。又如獄中遣人勾追之類。必使之畢此事。不可更別遣人。恐其受賂已足。不肯畢事也。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氣。與之委曲詳盡。使之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之。其不聽者少矣。

青溪家學歐周四傳

汪先生大經

汪大經字淳夫。青溪先生從子也。能傳其家學。又以溪堂謝氏爲師。博學多聞。著臨川耆舊傳。

著者 黃宗羲  
 Author 黃宗羲  
 書名 宋元學案 (x)  
 Title 宋元學案 (x)

書碼 083 / 4420 / 4421  
 Call No. 4421

登錄號碼  
 Accession No. 010747

月日 Date	借閱者 Borrower's Name	月日 Date	借閱者 Borrower's Name

省立新竹中學

書碼 080  
 1411  
 4-109  
 083 / 4420 / 4421

010747  
 登錄號碼  
~~14109~~

010747

圖書用八

宋元學案 七 榮陽學案

一百二十二

14109



省  
立  
新  
竹  
中  
學

4

8-7  
0747

